

涇陽縣志

卷十

數

6

CHL 3155/3172#3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御係在上之人  
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  
澗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  
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民田得其饒民歌之曰田  
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公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  
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  
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  
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  
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  
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嘆至於流涕也  
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



渠口高仰溉灌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米斛踴貴職此之由  
今方外有不順之羗師旅之興儲侍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  
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  
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  
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不避狂妄之誅塵竇鈞聽倘蒙采  
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生平志願足矣

上三白渠修堰議

宋杜思淵 縣民

涇河內舊有石堰以堰水入白渠溉壅耀田歲收三萬斛其後  
多歷年所石堰壞三白渠水少溉田不足民頗艱食乾德中節  
度判官施繼業率民用稍穰芻籬棧木截河爲堰壅水入渠緣  
渠之民頗獲其利然凡遇暑雨山水暴至則堰輒壞至秋治堰  
所用復取於民民頗數役終不能固乞依古制調丁夫修營  
嬰可得數十年不撓所謂暫勞永逸矣

涇渠總論

涇水出安定郡峽頭山西自平涼界來經邠州新平淳化二縣  
入乾州永壽縣界千有餘里皆在高地東至仲山谷乃移平壤  
是以於此可以疏鑿以溉五縣之地夫五縣未鑿渠之前皆斥  
鹵磽确不可以稼自被浸濯遂爲沃野至今千餘年民賴其利  
但渠初鑿之時渠與河平勢無齟齬歲月激滌河低渠高遂不  
可用雖白公趙佗繼之於後終亦不能久者蓋仲山洪口萬嶺  
環複兩崖割斷河流湧出勢如建瓴復阻石堰其怒愈甚土石  
承委不得不胸今其下有小龍潭其深不測是水激射而成也  
河既漸下渠岸自高所溉之田日復淤閉雖強壅遏更無良策  
今新石渠已迫山足又高三四尺矣苟不可行千載之功誠爲



可惜抑嘗考夫涇之形勢人有生長其處耳目習熟猶或不知韓人鄭國一入敵境何遽識此而開萬世之利不亦神乎雖然利之所在害必從之今五縣之民歲八月治堰九月畢工截石伐木掘泥懸土入水置固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嗣來歲入秋始罷又復就役寒暑晝夜不得少休而墾開耘斂播植之勞猶不與焉加以官府程督旁午畦陌條約限禁瑣屑尤甚近年水脉艱澁所潤益寡分爭訟閭姦弊百出究其委曲胡可盡言於是民有上訴願弛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不敢輒許嗚呼夫韓本欲疲秦人於一時不知後世病復甚耶由是言之爲之奈何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使西門史公兒內史白中大夫爲之吾知其有不患者矣當今之時必欲繼疏鑿之功復古人之迹使千百世永永而無弊者世果無高智絕倫卓犖奇偉

如若人者哉

### 涇渠條陳

元承務郎陝西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宋秉亮言洪口之利始於秦水工鄭國於仲山之下鑿引涇水首起瓠口尾注於洛漑田四萬餘頃至漢大始中水利廢壞趙中大夫白公因其故迹徙開渠口於上流首起谷口尾入石川以注於渭降及隋唐以至亡宋其利又廢大觀中又於小龍潭之上復開石土渠數里疏引自來之水入渠五尺賜名曰豐利渠迄今二百餘年其利漸少至大間監察御史王承德建言於豐利渠北開鑿石渠長五十一丈歲月已久吞水漸少入渠之水旣微則築堰勞而民利寡矣嘗攷古今渠利之廢蓋因河身漸低渠口漸高水不能入是白公不容不繼於鄭渠豐利不得不開於白公之後也



今豐利渠口去水又已漸高則王御史見開石渠又不盡功若不增治豈惟漸失民利慮恐日就湮塞近因巡歷至縣親詣新舊渠口一一相視遂採衆論酌以管見苟欲其利溥博其說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曰復置兩閘之防三曰開通出土之便然其要又在選委得人不當惜費今將帖說圖本具呈一相視得鄭渠起於瓠口今駱馳彎西北是也上至白公渠口二千七百餘步白公渠口卽今小龍潭下是也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已上三堰西北高而東南低涇水自仲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漸高今量得鄭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五十餘尺白公渠口至水面計高一丈一尺相懸如此雖欲不改不可得也今豐利渠至水亦高七尺有餘方新渠未開之時每歲差民起立石固堰水計用固三百八十箇高一丈有餘費殺甚廣而水益艱

澁是以王御史乃於上流窄處疏鑿此渠止用固一百八十箇宜其省費而水可通也然其底亦高河水三尺所立固堰厚止三重河流深處固之高者乃至一丈五尺浮坐於地每遇河水泛漲不禁衝突易於傾壞反不若宋渠之堰鑿石安立椿樞猶以爲固也是以用費益多民力益困詢諸衆皆言新石渠起於山脚地勢高於接流其底旣比元言猶有三尺未開宜與以鑿渠底通行計料再令開鑿加深八尺如此不待固堰之設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其固但比水高五六尺則渠受水之多不言可知宜計舊堰廣狹新固高下卽今三重之上截作九重固堰旣低且厚縱遇小漲只於固上漫流而過不至衝激傾倒設使固壞亦不妨自然入渠之水此法之外無以復加一相視得舊閘二所上下相去四十餘步中間元用退水舊槽至今見存



其置槽去處上離宋渠四百四十九步離新開石渠五百五十步淨浪一閘在退水槽近上三十餘步渠身兩壁開鑿切口二道當時設此蓋遇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卽下此閘以備濁水淤澱渠道平流一閘在退水槽近下十步渠身兩壁亦有切口四道蓋於注罷澆田之後水旣無用遂開此閘乃退水由槽還河又當河漲之時或泛漲不能猝下或已下而漏漫濁水併下兩閘以防不虞此皆古人良法安可廢而不行近年以來渠湮岸崩民漸失利擬合將二閘修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穿淘之工可以減半又淨浪相離新渠寫遠濁水入渠必至於澱宜將此閘移於渠口近下一二十步安置一相視得洪口以下石土渠十餘里自古穿淘兩岸積土如山舊時將所積高岸開爲通道名曰鹿巷凡穿淘泥沙由鹿巷運於岸外近年

以來淘出泥土填滿鹿巷只於岸上堆積或遇霖雨其土崩塌復入於渠是以渠道益淺水來益小今觀渠與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河甚不廢力緣爲累年堆積以至太多是以爲難此皆有司因循姑息之過也起夫穿淘妨農病衆擬合於農務未忙天暖人閒之時差遣五縣人夫將鹿巷開至平地搬運積土遠離渠岸或運入河以漸而去不得似前輒閉岸巷假以歲月積土漸除渠道自通人力旣省官政亦簡民之受賜胡可勝言一漢之鄭白宋之豐利功大而利久者其委任得人不惜財費故也今自王御史建言以來三十餘年而工尚未成者原其所自實由選委不當有所靳惜不能成爾今欲開鑿前渠復修兩閘監督之官宜當遴選工食之給不可吝惜自古及今爲經久之計者不計重費成非嘗之功者惟在得人今詳此功勞費雖廣



可以永逸擬合擇選請曉水利練達時宜廉幹官員度宜優給以成久利之功如其不然將見五縣之民日趨窮苦屯田之置亦爲虛設况今石渠已至仲山石脚更無開展去處若更不成是使二千年歷代養民之利一朝而廢豈不痛哉所以行省必合選官與治毋惜小費明立賞罰使有懲勸然後事可集而功可成也

### 復修三白渠議

元大理  
寺丞皇甫選

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亘山足岸壁頽壞堙廢已久度其制置之始涇河平淺直入渠口暨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峻崖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其三白渠溉涇陽櫟陽高陵雲陽三原富平六縣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此渠衣

食之源也望令增築堤堰以固護之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墮圯若復議興置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歲令渠官行視岸之缺薄水之淤填卽時浚治嚴豪民盜水之禁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堰廢壞已久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千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旣畢命水工拆堰木實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置署於涇陽縣側以時行視往復甚便



修三白渠議

元河渠  
司事郭嘉議

去歲六月三日驟雨涇水泛漲元修洪堰及小龍口盡圯水歸涇白渠內水淺爲此計用十四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工役丁夫一千六百度九十三日畢於使水戶內差撥每夫就持麻一斤鐵一斤繫固取泥索各一長四十尺草苫一長七尺厚二寸陝西省準屯田府照洪口自秦至宋一百二十激經由三限自涇陽下至臨潼五縣分流澆溉民田七萬餘頃驗田出夫千六百人自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放水溉田以爲年例近因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竊詳涇陽水利雖分三限引水溉田緣三原等縣地理遙遠不能依時周遍涇陽比近俱在上限并南限中限用水最便今次修堰除見在戶依例差役其逃亡之家合出夫

數宜令涇陽縣近限水利戶添差一人官口給米一升併工修

治

明涇陽縣知縣袁化中議洪堰何昉乎昔韓人惡秦之強也乃陰使水工鄭國入秦興水利以疲之國至秦北山下視涇河巨石磷磷約三四里許而涇水流於其中堪以作堰於是立石困以壅水每行用一百餘困凡一百十二行借天生衆石之力以爲堰骨又恃三四里衆石之多以爲堰勢故涇流於此不甚激亦不甚濁且堰高地下一瀉百里東收洛水達於同州灌田四萬餘頃利何溥也夫名爲水利而謀本疲秦則渠成之難可知矣時猶土渠也非穿山也時猶順水之性也非與水爭也第涇流怒激衝突激滌日下而河中石漸吹落故石困無著漢時已不能引涇入渠矣大始中有中大夫白公者復於上二千步外



鑿渠引涇下達鄭渠名曰白渠灌田僅四千五百頃水利已十不逮秦矣然河勢猶寬平也山足猶易鑿也歷經唐宋至大觀初涇河日低渠不能引命提舉常平使者趙佺又於白渠之北鑿石渠一年九月興工四年九月工成名爲豐利更借上流河中大石築大堰引涇水下接白渠復灌田三萬五千餘頃然利不數年渠又高堰日壞水不能入元至大間御史王琚建言更於其上開石渠五十一丈延祐元年興役至元五年工成引水下入故道名曰王御史口第渠口漸收漸高漸高則山勢漸狹水流愈激水利日微至今名水地者十不灌一訟者紛紛撫臺項公請自舊渠上於龍山後崖劃開穿山爲腹鑿石渠一里三分欲上收衆泉下通故道但山中石頭如鐵工作甚難日用炭炙醋率乃舉鑿焉故名鐵洞洞深者百餘尺淺者亦不下五六

十尺寬僅四尺工役仰視不見天日興工於成化初年暨余公阮公凡十有七載而工始成名曰廣惠渠渠成而官民之力竭矣河引而淤塞之患日甚矣無論利遠不及秦漢視宋元之水利亦不逮十一於是盡除富平諸縣之水大減涇陽五縣之利視各處多寡而分水焉後定灌田僅八百頃耳此非計畫疎工力少也止以廣惠渠口直入涇河兼以廣惠渠身去河流不甚遠且北山之石堅勁難鑿鑿亦不甚闊故涇水洶湧沙石滾滾而來則渠口塞而不能入卽入者流不百步水勢稍緩沙石并沉廣惠之渠身亦中滿而難通譬之人口以飲食爲用者也然必口離釜離鑄而後得以其物咀嚼而無噎噎譬之咽喉以傳送爲職者也然必咽喉不斷而後得以口中之物傳遞入腹今廣惠渠固與河流爲一者也當怒濤衝激則容受難而時見噎



噎龍洞之南洋無南岸卽人之咽喉已斷者也口卽多飲豈能入腹矧更上之弔兒嘴乎倘開此嘴而可另達一渠則勞一時利萬世豈不繼鄭國流芳之美共成不朽但鑿成之後勢必復由廣惠以行今廣惠之渠能引涇水而無用則弔兒嘴之修恐亦廢同廣惠耳故議者數年不決今猶道傍之築何也正以今之所急者非水不足也龍洞以下有大泉如斗者數十昔皆入渠四縣賴之今涇水泛漲山麓衝決渠岸崩壞自天澇池而上水盡入涇下之入渠者不過小泉數眼耳倘以弔兒嘴之物力省十之一自下而上盡修諸岸以收北山之水則水本不小而四縣之利不亦溥乎今進言者止知開而不知其開之無用利關萬世事固不小虛糜脂膏事亦匪輕願當事採擇焉

三原令張縉彥條陳修渠八策一曰因水激渠舊時修築之法

挖泥貼岸岸穿堆土遇雨衝岸依然入渠壅塞今宜自渠口起至王屋斗先將下流決開由旱溝抵涇河夫役各持欵鏹將砂石攪起順水衝送其未盡者用繩桶運出岸上所謂因勢利導也二曰就近取石舊時砌岸石塊皆取之後山夫運之費每石一尺四錢有餘閱碑陰所載谷口郭氏至欲以生鐵易石謂石質尤浮於鐵價昨審視渠岸傍山而鑿四面皆石雖石性頑硬鑿取稍難而隨鑿隨砌不必旁移一步何等省便三曰夫役包工渠口一帶深山窮谷人烟旣少薪火亦艱每縣夫役千百名遇天陰雨無立站之地今但約照地分工任土人包攬鄰近村落當農暇無事必樂爲用土人旣得營利各縣亦不至騷動也四曰分別砌岸近日渠水上溢下漏蓋因舊日修渠邊用方石中用圓石初若可觀水發卽潰土人云舊拆豐利渠岸俱是大



塊方石用鐵錠貫連中用糯米石灰灌滿今須照此修理庶可  
經久其漏者在渠底須拆到底在渠面止拆渠面蓋岸之經久  
不壞者必其舊時得法不可輕動也五曰添設截板涇水不能  
入渠以渠中土滿今渠中所受諸泉一塵不染其土砂乃涇水  
壅之耳涇水由廣惠渠及豐利通濟白渠王御史口漲入者居  
多由渠岸橫溢而入者亦數年一次是以舊渠口皆大石塞之  
惟恐不密古碑云四月閉渠口防濁水淤渠七月啟涇口引涇  
水灌地則古人用河不過數月今必多置木板截口因時啟閉  
庶無淤渠之患六曰隄防山水渠道淤塞不特涇水泛漲其暴  
雨山水尤甚觀水磨大王小王三渠俱有石橋架渠上接山水  
後又修野狐橋趙家橋接旱北渠可謂得法今龍洞溝李家溝  
馬道等處山水仍舊入渠當令各地方無橋處築土堰堵截山

水令入店子溝呂家潭鹿庶山水有歸渠不受淤塞矣七曰木  
石堰水似不可行唐人於白渠口鑿石樹椿下固寶石以堰水  
此洪堰之名所由起也今涇水上流其勢甚急奔雷怒霆數月  
之力不能當其一瀉似停之便也八曰相其地勢漸次開鑿前  
初至龍山見渠口壅填不可踪跡涇比渠身可低數尺似不能  
引之入矣及後復至龍山見渠身被水衝開故址宛然河水已  
與之平但龍山下塞而不透耳若決渠去壅水入渠可三四分  
從此而上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河身漸高受水漸多直至弔兒  
嘴無難矣

涇令金漢鼎修渠記當廣惠渠之成也就谷口上流分涇入渠  
合渠水深八尺餘汪洋如河後涇水從上奔瀉石堰遏之其怒  
愈甚土石承委不得不胸新石渠已迫山足又高四五尺矣涇



不能引爲之奈何嗣後鑿石渠深入數丈得泉源焉漢湧而出  
四時不竭如銀漢之落九天星海之泛重淵也異哉初本爲湖  
涇至此匪意竟另闢一涇了不假夫涇但見涓涓滔滔正循鄭  
白故道經絡諸邑之壤殆無異乎涇焉者原夫此泉從萬山滲  
漉而出未經開鑿併歸乎涇既經開鑿單行夫渠卽謂之引涇  
水焉可也由是流行三十餘里至成村斗下醜渠爲三曰大白  
曰中白曰南白大白折而東注三原中白折而南注高陵而南  
白則利惟涇獨此謂三渠口也渠口分三限限各立斗門總爲  
斗一百三十有五凡水之行也自上而下水之用也自下而上  
漑下交上庸次遞浸歲有月月有日日有時頃刻不容紊亂水  
論度度論準準論徼尺寸不得減增遇霖潦則立退漕而注諸  
涇遇旱乾則合三邑而潤厥澤溯源尋委見古人利賴一方之

明德遠矣

涇令王際有修渠記康熙己酉春予心渠上相其形勢度其經  
營壅潰處不可悉數最要者則如腰堰非設舊截水不下流也  
石隔子龍洞非身入其內搜淘積石水將中阻也小退水漕爲  
上流咽喉必易截以防其泄王御史口尤扼要石堤一崩水將  
立竭天澇池多礮确須煨煉以鑿之臥牛石以上堤岸滲漏渠  
水入河者大半米汁油灰灌其石縫方能久固大退水漕以上  
之補修亦如之其退水漕宜重截鐵鍊以資啟閉也火燒橋砂  
石填積而岸橋更損壞矣中流巨石盡起之而水斯行至旁岡  
渠趙家橋土與橋平而故道不通尚望其水之汪濊乎下此則  
爲土渠條析支分中多淺隘乃同吾涇二尹張君躬率興作石  
堅者舉火煨開洞幽者引繩深入漏者補淤者疏始於季春朔



次月終告竣

請涇河行船通商詳文

附載各上司批語

明知縣路振飛

為導民以自然之利貽民以無疆之休事竊照涇陽迤南有涇河一帶直通渭水渭水商賈舳艫相望而涇則任其安瀾弗載舟楫噫是可惜也是天地以自然美利養涇民而不知也其可以運糧筏木姑勿論即如石炭一節涇邑人稠地狹莫可樵薪而止藉於任輦之費須供炊爨往來之力甚艱故每炭一石賤不下四錢貴則五七錢不止矣民間有霪雨冰雪而不能舉火者非盡無米之痛也本縣有見於此每至涇岸則臨流相度問之舟子舟子曰涇河水急石多淺深不一商船不敢往來本縣使吏同水夫沿河踏驗雖甚淺處水亦尺許深者竟濛濛巨艦一毛矣職欣然謂是可舟也然又恐偶爾難行民間惜此小費

反阻後來興利之端乃先自為刀船使水夫駕之臨潼縣地名交口運炭一次往來止三日而炭已卸裝視任輦者盤費省什之七又令水夫馬守倉等用各渡餘船併前船預支以工食連運數次在前每斗炭四分今止二分五釐此亦明著較然至於雨雪載塗輪蹄阻礙時此愈覺便矣况河道疏通而渭川之粟之木之雜貨亦安往不供涇民用哉自此一世萬世利賴何窮乎本縣已示民間有願備船隻繇涇入渭搬運各物者聽其勸造花池等處居民已有造船者第事經遠圖法垂永久若不申請憲示則不足為小民信也伏乞批示今後造船往來任民自便商貨無稅私船不擾河中偶有沙石處官為設法疏濬違者以不職處庶難慮始之民欣然就而利益宏矣即奉  
巡撫劉 詳批水利當興江南有之孰知目前自有無窮之利



而習矣不察乎該縣計及於此功在不磨矣如議行有砂石處  
宜作何濬法沿袤經幾邑鎮責成何處官司還一繇報此繳又  
奉

巡按吳 詳批涇河利涉乃天造民間自然之利棄之數百年  
興之一旦該縣濟川之澤與涇俱遠矣仰縣豎碑河濱渡口聽  
民各自造船往來裝載米炭雜貨以垂永利不許地棍阻截索  
稅生事違者卽行擒拏解院嚴究不饒此繳

請革涇陽驛累詳文

附載批  
查覆議

路振飛

爲僻縣無端奔命議裁不如議革伏乞題禁仰副明旨與民休  
息事照得涇陽設在省北原係偏僻凡往來差務自潼關抵臨  
潼踰省城至咸陽正道各處設有驛所募有夫馬道復直捷蕩  
平若涇陽高陵則全無驛所又迂遠五十餘里中隔涇渭兩河

近因避省朝參掛號便在道走涇高使人不息肩馬不停蹄各  
圖一日之便貽兩縣終歲之勞各役賣妻鬻子呼籲無門者久  
矣今幸遇聖明在上加惠窮民於劉掌科題驛站積弊已極等  
事疏內旨批務裁冒濫嘉與疲民休息又查原疏內一欵云自  
崇貞三年爲始各役工食俱裁十分之六以蘇民力煌煌天語  
惓惓斯民味裁之之意無非欲物力留之閭閻勞民從此休息  
恨不併此四分者舉而去之而勢不能耳涇高則不然省會旣  
有夫馬則兩站爲妄費而無用矣宸衷哀此憚人不能盡爲革  
而不得不止議裁今得爲革而如之何不革也况設有驛所者  
分應奔走減一分便覺一分之寬舊無驛所者原係偏僻留一  
分仍覺一分之苦合無俯將本縣併高陵馬匹夫役比照隣封  
州縣量留足供按鹽兩臺駐劄併本縣往來公用其餘一槩革



去所有工食銀兩盡還民間仍乞代題於新豐底張咸陽岔道處所建立石碑不許枉道涇高永爲遵守則子遺之民從此息肩而浩蕩之恩先在涇高矣具繇通詳訖續奉批查議覆該知縣路振飛查得驛站一事蒙各院道批查不一恤民之心一也無非爲事在更張求至當不易耳細計涇高之驛站至當不易者莫如革請就其宜革與不可不革者詳言之方今民窮矣正供維艱而又本縣每歲出夫馬工食共銀八千二百二十八兩五錢零高陵夫馬工食共銀六千二百九十九兩五錢二分其下程廩給阜役等之費仍不貲焉凡此誰非膏血而以靡子之民供此可省之費也宜革也新豐至京兆七十里京兆至咸陽五十里止三站其道蕩平無礙新豐至高陵五十里高陵至涇陽五十里涇陽至咸陽五十里則四站而渡渭涉涇高原傾險以

遠近險夷計之宜革也驛站可以供往來耳省城有京兆行旅不悲露處矣復留涇高兩站何用乎宜革也涇高原無驛站但人情任便等於濫觴日今明旨森嚴清查積弊者正爲此也宜革也且也聖旨煌煌歸重驛傳道本道駐劄省城譬如關者必萬途歸一乃得譏察焉而復留涇高兩站其假牌舊票攜帶行商誰不避省私遣白牌濫用夫馬誰不避省恐留此一途則遜奸有地而清查爲難不可不革也况此番查定事欲經久涇高留驛矣驛所之官應設當汰冗員冗役之際恐建驛建所之不敢言也不可不革也職反覆叅酌止見其宜革與不可不革者如此若曰絕旅人於道職何敢焉有京兆驛在

答牛春宇中丞

明湯顯祖

知兄已爲遠志如近事何天下忘吾屬易吾屬忘天下難也



奉李漸庵司寇

前人

閣下爲南主吏計北主法愷亮雍宏以情受信而靡隨爲法見疑而不動賦政柔嘉仲山甫之憲也惟明公以大道契世不得已而應之善刀而藏止如今日書明公傳後亦當云有古大臣風矣凡大美終之實難惟閣下裁幸

復牛春宇中丞

前人

保障重臣具文武才望而徒拾無影細事致使請告難留既喪民宗仍傷國體識者謂何如弟才質疎鄙然留之乙未之計者南公也錮以戊戌之計者溫公也夫以貴鄉二老趨舍不同則南北之情益無足異矣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世諦悠悠臨風嘆息

墓誌

江西布政司叅議趙公墓碣銘

明張元貞

南昌

江西亞叅趙公慶賀如京道卒子監生行將歸葬公廣吉鄉之東原衰經狀公行來乞銘方伯夏公繼爲之請嗚呼公剛直士也藩臣中予雅推公無媿媿態今乃沒銘可辭諸謹按狀次第之公諱謚字子安號貞齋世家秦中涇陽正統甲子鄉舉第一人景泰辛未登進士第觀政戶部尋拜主事南京陞員外郎母服闋轉兵部未幾以輿論遂有江西之擢方公之觀政也邊儲告乏特勅往督之至卽飛章劾少司徒及中貴人專恣罪不少徇及爲主事魏國公欲誣以事聞公素號硬頭子畏而止徽州民租積逋官嚴刑莫能徵公往諭之禮法民立輸無敢後者在江西守法奉公行郡縣不憚寒暑險遠人未嘗敢謁以私其行著於居官如此性甚孝友母太安人王氏訃聞號痛幾絕廬墓



創淡食草寢者八載旦夕莫哭如初喪然常有慈烏飛繞其旁  
不去盜既得其家貲後因感悔悉歸之且皆改行焉有司以聞  
詔旌異之曰員外郎趙謚孝行之門兄弟以父母俱棄圖分異  
公泣止之不能則盡讓以貲產已無分毫取從兄子二人貧幾  
四十年無室皆得公以有子孫尤急濟人歲薦饑鄉多婚葬失  
時者公竭力資之無慮四五十人封治母墓側荒塚亦十七八  
所其行著於家鄉如此生永樂十年十月卒成化六年九月壽  
五十有八祖父仲良樂善好義不妄取與人一錢父秉才贈公  
官主事彊力多智略人敬憚之無敢犯君子謂公毅然之操流  
聞中外藹然之仁充溢家鄉蓋生有自習有素非偶然者  
銘曰居乎何惠出乎何厲惠推自親匪曰無源厲達權貴匪疆  
禦則畏秦關差戕被山帶河多生英傑公實烈烈死而不滅我

銘之碣

禮科都給事中呂公墓誌

魏學會

嘉靖甲子臘之五日吾邑都諫呂公卒於家訃至京師余愕然  
曰呂都諫公逝耶吾邑人士倚重都諫公乃今已矣嗟嗟傷哉  
越明年其子舉人潛自持狀來徵銘余與舉人心知友舉又同  
年也相見哭已乃爲操觚焉按呂氏世爲涇陽谷口人國初名  
信卿者登版籍後幾世有克中克中生三三生恭恭生勉勉生  
誠誠仕爲營州衛經歷已復爲四川重慶衛知事配姚氏生三  
子長都諫公也用都諫貴贈知事徵仕郎吏科給事中封姚孺  
人都諫公諱應祥字子和號龍山豐軀美姿和厚如春風然其  
中確如也童時穎記絕人及補弟子員輒以博洽能文名正德  
己卯舉鄉試第四嘉靖壬辰登進士第辦兵部事已授行人三



年選爲吏科給事中歷陞工科左右給事中禮科都給事  
言事罷官行人時嘗使遼東已又使秦韓肅慶諸府所至有餽  
遺並從謝却逮爲給事奮然以正國是爲己任不顧忤權要曰  
自吾未遇時嘗念此官得行其志今可自負其官耶且言官朝  
廷之耳目也脫人人自保朝廷奚賴焉會京師地震乃與都給  
事中共上書言五事一革冗員二賑貧民三倡將士之勇四恤  
疑讞五裁營繕爵賞之濫者已奉命監草場乃疏發司場太監  
奸狀置之法而自是芻蕘無詭入有請以度牒入金佐內工者公  
上書力言異端遊食者流不可導之令滋且以其金飾宮闈非  
所以示天下後世也事遂報罷諸邊饑故事五年勅科道官一  
覈之於是公與御史某出覈宣大二鎮饑稽按精嚴疏論都御  
史以下罪無慮百人一時稱覈饒善者以宣大爲最已又畫塞

下便宜擇將帥重總督恤士卒精器械修城堡嚴烽燧備糧餉  
時練習明賞罰振紀綱共十事累數千言以上皆鑿鑿可施行  
上之幸承天葬皇太后也公以禮科都給事中從禮成稱一代  
令典半蓋公之力還受賜獨優會吏部選官僚以賂行公上疏  
言曰臣聞三王之教世子必擇孝弟修潔有道義者輔養之我  
朝列聖官無定員正亦惟其人耳頃誦陛下詔旨云不必備員  
臣以爲深得列聖之心第今與選者多以賂聞殊穢此清要閭  
里齊民尚知爲子擇師太子天下本而選官僚顧輕易若此耶  
且臺省員缺必會官推舉官僚以輔太子獨奈何不得比臺省  
臣願斥前選者用會推例謹擇可者以聞便疏上觸怒絀之爲  
編民欣然而歸歸五年得恩詔以原官閑住又二十一年卒部  
當道薦公起者無慮數十公殊無意駕車扁其堂爲知止以見



意公性孝友初知事公在重慶時公爲諸生再徒行省之會知事公歿扶櫬以歸哀毀至動途人善事母姚氏孺人姚善怒公每侍之顏輒霽自罷官歸也益日極意爲膝下之娛姚卒公艾年人矣而悲號痛割不自持季弟早亡乃與仲弟居日夕怡怡至老如兒時父事仲父子視兩弟子尤加意季弟所遺孤以順適姚孺人意從弟嘗鬻田於公出就食及歸歸之田而不問直生平所周親戚故舊寡且獨者死無歸者孤而乏資身之策者屈者有所圖爲者種種不可勝紀嘗置一室城中集百家書日觀之客至輒留之觴然不厚具遇士紳譚文藝對農叟問桑麻歡洽始散去至貧賤交益出懇款厚遇之卽數來不厭出則徒行葛巾散服日與人士往來見者不知爲都諫也人或以爲過貶乃公顧樂之以故無論貴賤無問邑事家事凡有所欲言無

不就呂公者客常滿座公奉先有祠冠婚子弟用古禮暇則訓誠子若姪當畏天理毋傲奢取禍子姓遂恂恂謹飭已而族子弟化之久之所居谷口無爭訟者馬光祿理咏公似程伯淳喬憲使世寧叙公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蓋可謂知公云初公授生徒見郭生鄂奇之教育兼至郭今果爲名舉子而爲其子舉人嘗釋師趙憲使正學涇野呂氏曰趙好修呂海內宗儒也吾不直爲若舉子業正欲師其人耳乃今舉人以有道名郡中固公之澤哉公病革時謂諸子弟曰我事粗畢所愧無令名於世是在若曹矣平日我訓若等言甚衆獨畏天理一言爲要若曹慎無忘之言訖卒距生宏治癸丑八月二十二日壽七十有二卒之日臨哭者千餘人傍近邑來弔者數月未已所著有洪堰事宜一卷奏議若干卷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雒公暨元配李恭人合葬

墓誌

魏學曾 邑人

故巡撫雒公者名遵字道行號涇坡涇陽侯張里人也里傍三原城而公家四世醫寓公幼學俱此城中故公晚年徙籍三原縣云萬歷庚寅年八月初四日卒子評事君等將以萬歷乙未年十二月初四日舉公並其配李恭人合葬先以狀來謁銘余病棄人間事矣顧素善公習公事比狀悉又烏可辭按雒公初學苦難久之得奇夢心開文彩突發補涇陽學諸生有稱其學必成大儒者余恨未識而心指目之其父廣林公時以所爲文示三原馬先生理先生世以文稱者見而稱賞後果舉進士已乃拜戶部主事監倉尋監庫在倉變序支爲新陳遞支法又請鋪販法免泥腐在庫躬廉平塞諸役奸竇輦轂下聲稱籍籍乃

改戶科給事中尋陞吏科都給事中所封駁勘議人多避之會今上冲年御極閣學因有結權璫執國命爲姦者公彈權璫以此大犯忌諱嫌之已公論兵部尚書柄臣陰令疏擠吏部尚書調代公寢拒之會有他論兵部者遂曲擬旨尊公官降浙江布政司照磨陞太原府推官南戶部主事南兵部員外南文選郎尚寶寺丞蓋柄臣欲頤指氣使人而故操縱之類若此柄臣遇父喪不請寧而請歸葬有旨尚寶司官護送以招公公力辭於是又忤之官遂遭回不顯柄臣死公始陞大僕卿光祿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蜀故少事時方採詔本公不擾而辦會建武兵變都蠻弗靖皆戡定之或主多殺公曰彼獨非命耶乎之已耳何濫傷生兩蒙恩賚金幣後公特疏論掌院趙都御史薦二三家居及淹抑之賢得報調外任公歸而營菟裘闢郊園



引清流漑畦涉徑日以一肉卮酒與二三舊契游衍其間陶陶  
於於渾若煙霞客卽有塵鞅可駕遺落矣初公旣第余始相見  
比交遊十許年見其不佞逞博名高而和惠益步武間邑故有  
申公兵等卑官歿蜀中貧不能歸櫬以十數公在蜀皆爲歸之  
還乃出俸餘分助諸公及從弟若姪重費尋又推周疏族及邑  
里中諸窘急馮渠之屬無慮數十百家公嘗買一僮而其母悲  
公棄直歸其兒有貧賣女倡家者公贖還之宦所多購大書送  
貯涇三原學中資諸生閱覽其孝友獎挹人節孝瞻名公後諭  
族重邛隴碑紀世系諸織細質行尤難以更僕數余更服公喜  
稱人善每刺刺不休或談人惡則如噤不能道一辭卽所謂善  
善速而惡惡緩非耶昔漢廷重長者遷史稱述周文張叔輩長  
厚狀極詳以公方之奚讓焉公嘗爲余言家世好陰德父尤以

醫行仁每施藥貧病者仍遺以歡而評事君言族有夙負祖千  
金莫償者父財舉卽力勸兩兄棄其券是公之長厚固有自云  
李恭人淑嫺相夫訓子孫率雅行名言德與公埒歿而繼今張  
恭人公生嘉靖丁亥正月初七日壽六十四李恭人生嘉靖庚  
寅年七月十八日卒萬歷乙亥十一月初六日壽四十六初封  
孺人再贈至恭人子二長卽評事君也名于仁仲于翰例貢孫  
男三大理出者一獻書舉於鄉于翰出二出書河書公之先自  
宋時名榮夫者籍侯張里後有克明克明生仲德仲德生大大  
生鵬鵬配謝生斌斌配程生壽後爲壽官公家自壽官始醫配  
李生維維配張生廣林公諱昂累贈至太常寺少卿配張累贈  
恭人生三子季者公也周文張叔傳末皆曰子孫咸至大官矣  
遷若以爲厚德之應今評事君暫家居獻書弱冠取魁舉名位



皆未可量史遷之說尤信

兩淮運司同知前戶部郎中韓公墓碑

魏學會

韓先生者故戶部郎也絀之而陞運同人一不運同先生也乃稱曰韓戶部云韓戶部既葬之明年爲隆慶戊辰子偉遺書姻親魏某曰偉不穀不能先君延葬業有志矣然不可無碑先君吾子之所習知也茲略狀其梗槩顧吾子悉所知碑之於是某爲之碑曰韓戶部蓋上世所謂長者醇篤坦愿韜鍔削觚恂恂焉欵欵焉無復有他衷初父樸齋公令之業書先生卽勩力攻之書無論試所需卽其他經及他傳記皆誦之誦輒皆數百過印之心乃已迨爲學諸生卽以博洽著名樸齋公嘗盲先生憂念迫切控以籲天乃延遠醫目尋復明已而樸齋公病先生侍湯藥至廢食寢湯藥非自嘗不進及卒則哀毀幾絕自髻跣以至

奠虞舉如朱文公禮既葬則隨之葬所居廬三年每晨興伏墓哭盡哀已乃兀坐讀書於是邑人士論篤行洽聞者皆以韓先生爲稱首乃相率受業於其廬多至數十人時督學唐憲使龍名宦也聞其學行重之使使遺香楮廬次於是邑人士又咸以爲稀睹益無弗指名韓先生者嘉靖戊子舉於鄉舉十四年選授南兵部司務及入官承接言動一任本真不解有所矯飾嘗於大司馬熊謙間談諸傳記一座盡默獨司務滾滾若決積水不蹇澁然亦不貌遜而司務諸所注措又以長厚集事反敏於同事用嚴威者於是熊心重器之諸僚寮亦率相引重居久之南中人無弗稱數司務君賢者已熊轉太宰卽調君北工部司務蓋右之曰若素忠信人自識得慎無易若所操行迨司務考績熊註以言貌篤實有類太古經史博洽無媿利名蓋稱最云



已而陟戶部員外郎未幾奉勅督理易州餉尋陞戶部郎中官  
凡三遷而治行醇實如一日顧郎中無幾何出補兩浙運司同  
知旋罷此其故莫之究詰矣或謂世方尚聰察健武以趨辦吏  
治而韓公獨惻惻與世左識者誠賢之不則謂其於政鈍也夫  
韓戶部先工部幕時吏有盜顏料者爲所覺舉而運同則有察  
知匿名訟與造僞印數事此其於政果鈍者耶先生自弱冠輒  
爲邑令所延以爲其子若婿論文友每歲試高等試於鄉輒舉  
矣而累試南宮不第宦遊南北歷部幕郎署所至稱利達矣而  
郎中則以之罷此豈其文與行先後異耶語曰窮達有分升沉  
有數信然哉韓戶部旣罷官歸日與鄉之人士偕口露底赤身  
蘄廉隅以故邑達者深相與逖相徵逐爲歡士多親就者故遊  
其門者無顯晦咸益依歸卽鄉人亦率延慕向之而戶部公暇

則觀書課諸孫誦讀綴文辭於是出而良朋勝集入而賢裔羅  
列羣推共煦赫耀邑里閭閻以盡其餘年此其慶視高第峻階  
以勳華爲榮者豈遽謝之狀言戶部公諸生時之涇見焦李二  
人溺急爲出之不受謝憫人之貧而無以爲葬者常施棺終身  
不輟周族尤不惜費歲清明孟冬合祭其先卽用其具爲合族  
之會噫卽此數者固和之名而慶之由也矧其他制行厚者尚  
多耶韓戶部諱思靖字希安號曰對涇生宏治十四年正月初  
四日卒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壽六十七配強氏子二長  
偉監生次倬孫男五子祥子廉舉人子緒生員子順子昆俱偉  
出其先世南陽人也後移家涇陽時世莫考父樸齋公諱麟麟  
父忠忠父英英父信其始祖曰韓暖於唐仕爲侍郎狀述先生  
行甚多碑紀其大者他見於志銘不悉紀



山西按察司僉事前四川布政司叅議劉公墓表

牛應元 邑人

萬歷癸未涇陽登四進士朝議公第四十三名哀然前列而余與少司寇張評事雒次之即以才以品以齒莫不推讓公顧公早謝仕已又早世葬既有年矣其子諸生璞不忍公行業終泯泉臺弗表見人世也乞余言勒石余誼難以不斐辭按公諱三才字函一易亭別號也其生平履履詳在志狀中今撫其大者公自幼穎悟七歲受易日誦百千言稍長屬文方數月即超脫業師呀之曰果出自作乎吾退舍避子矣面試之果然比試於名督學尚公大奇之取冠諸郡邑嘉靖辛酉登賢書甫十八齡耳關西人士莫不傳誦為神駒也屢上春官不第益發憤下帷日取左國秦漢諸古文詞沉酣其中間諷詠騷雅有所倡和依

稀少陵青蓮遺風焉積學日久竟登高第此其才學有大過人者進士觀政時聞贈君微恙即借差餉蘭州便道歸省以贈君命強行至關方事竣忽心痛逆知贈君病且革也蚤起素食兼程抵家贈君果逝先是庚辰計偕聞母強安人疾急趨歸途聞訃以不及訣為恨至是復然仰天號曰天平吾嚮以博第故不得與母訣今又以役官故不得與父訣是第與官誤我而我誤吾父與母也我需第與官何為父與母需子又何為哀慟幾絕嗣下母亦相繼切公承重又曲盡情禮此其孝行有大過人者起復授戶部主政監收通倉通故三倉各有專司然中南二倉合之不敵西倉請於部裁其一公私稱便三年奏最旋晉副郎督餉遼左時倭寇猖獗餉苦不給公多方調度并嚴核諸屬領乾沒之弊士馬騰飽尋叅知蜀中蜀俗囂健訟往叅知者一出



訟遮道喧公至立覈無情者置於法法用以肅時軍驛鹽茶皆屬公署稅瑞睥睨其間憚公方嚴不敢動於是撫按咸重公檄公署藩伯篆會貢扇中瑞索常例不遂竟以扇惡旨下落公職一級撫按交章救之謂非其辜也竟不報已改山西僉事兵備寧武適歲大祲軍民嗷嗷往例給餉銀與粟各遞額以時公曰當此粟價騰踊必如額給銀忍令倉廩實而軍士饑乎遂破例給粟三倍於市且倉廩一發粟價不復徵貴軍與民無不手額稱慶者并嚴檄屬郡邑各開糴發賑以故寧武當大祲而不爲害悉公賜也此其治績有大過人者公自爲孝廉時絕跡不入公門邑令重公如九鼎里富人有事於官以重賂挽公居間公謝卻不爲動至邑有冤獄公時差通州矣曰吾知其冤而不救如此心何不待延請密寓書邑侯白其狀邑侯知公言無私卽

解脫之公歸里其人匍匐謝公辭不知也蓋公狷介之操仁厚之度得自天性以故起家制科歷官二十餘年而家計淡泊或笑以爲拙公視之漠如也此其節槩有大過人者倘天假之年名位勳烈豈止爾爾哉乃自寧武一病力請得歸而輒不起矣位不滿德未盡厥施輿論惜之公配段安人以名家女歸公勤儉孝敬善事其姑強安人值公兩大事而公俱不及訣也一切衣衾含斂皆安人料理豐潔愜公意及事繼姑李不替孝敬視側室子女無異己出性沉重不輕言笑遇姻戚婦女則婉而欵洽御臧獲婢妾多恩意訓子若女則嚴而有法公自下帷得專心學問遊宦得盡力公家孝友節介一行其志而無內顧憂者則段之以也

銘曰惟荃卓犖亦旣煜燿厄之年而猶限厥施有媛淑德全歸



其域祥鍾祉殖綿引安極嗚呼此有明朝議劉公之墓邦之人其永世瞻兮

刑部左侍郎贈刑部尚書牛公暨元配于淑人合葬墓誌

鄭以偉 上饒

北戒河源自北首循雍北徼達華陰與地脉會並行東至太行東流與八水相表裏結爲天府歷代都焉王霸氣歇餘靈鬱勃不散猶鍾爲宋關學我明之名公卿以予景仰如魏恭襄不及快覩所撫塵遊者如馮恭定覺橫渠去人不遠然當定陵妖書事起賴廷尉牛公春宇爭之上採其言保全善類無限而牛公心印恭襄伯仲恭定位不配德乃其立朝正直忠厚平居講學發爲謨述與西銘正蒙並垂日星天下雖惜其未盡用而其所以用之學尚可見於立言問公雖不能盡用其學而用之廷尉

足以長我王國僅拜少司寇則天也妖書者一妄言男子匿名言事今不復知何等語不過慮國本如憂危宏議之流已耳卽達之御覽請付丙丁已畢矣無奈鬼神興怒大索百餘日了不可得緹騎操刺批引迹江夏郭文毅公之舟盡反接其臧獲拷掠之卒不可得未已也臺諫某某又以此傾次輔歸德上不之信下其章謂非所宜言不深罪也金吾捕皦生光廷鞠命司理陳渠蒞之生光自承體無完膚但稱死罪終不言主使名三問如初少宗伯晉江李文節語少司寇樂安董公曰獄憇囚不承承何求焉力言宜坐勿它及御史湯公兆京沈公裕和之公方爲廷尉故事司寇決獄必廷尉議乃讞使公一語少訛滋蔓矣公指頭上曰天鑒在茲勿波無辜應元一日在廷尉此獄無蔓理陳渠喜曰朝廷有人獄成事乃解夫生光寧自承不以戕善



類亦貫高之流亞哉顧非諸君子爭無以勝阿附者之深入非公之矢天則諸君子之勢孤而無以伏射墉者之心或曰生光未必辜如殺匹夫無罪何是不然深入者卽推主使生光免乎是生光以死代善類而諸君子死一願死之生光而生衆不生之大臣也所全國體孰多當是時牛大理之名真不愧於定國矣公諱應元字兆坤號春宇國初諱彥名者避兵自姑蘇占籍涇陽之千夫里生大生二生三惟二相承世曰全曰通曰省祭公隆而省祭公配張舉四子其次曰璠是爲贈公娶翟無出子娣之子應魁庶李舉伯子應宿繼室王生子三長卽公次應麟公在姪母王夢月墜懷驚而寤告贈公贈公喜曰是貴徵公生穎秀入塾日誦千言督學曾閱其牘稱公輔器補博士弟子贈公少習儒以貧爲郡公曹稱文無害主唐縣簿罷獨心奇公曰

是能去吏仕而儒者耶我先世積德不耀耀之其子乎顧我老不見耳不然爾母夢維何公聞之學益勵會贈公捐館哀毀逾禮丙子舉於鄉聯登進士受光山令首行條鞭法徭賦以田斷征輸以季限修義倉積穀得六千八百石奇光貢葛始萬歷十三年計百疋民率逃去公申請機匠估直貸官勝給織自解價省十分之七河溢臺檄派草五萬餘束束重二十斤脚力用騾四萬蹄車萬輛公條利害得減三分之一且量脚價令近買納新文廟士爲丕變禱霖輒應民以爲牛公雨因雨沾濬淺灘以通糴米從淮汝抵城東價頓平它若減贖緩絕羨餘請建驛善政不可勝紀己丑奉召老穉遮畱五宿始得出境拜四川道御史巡東城聽斷得情輦下人多僦東城屋就理辛卯差視兩浙巖擊貪墨一運長兩太守疏入太宰餘姚孫公曰是非向所交



章薦之者哉視鱗能直糺靡避真鐵面也及瓜核額外積貯贖  
錢數千報部以濟國用筭無長物復命回道時寧夏唃拜亂內  
則儲位未建外則斥臣未用公各疏言之又大臣去就匪輕一  
疏不憚侃切癸巳按淮揚條泗徐宿水患及保祖陵安餉道糾  
正總河因循與劾罷長吏知府吳某喬某馬某越奏知縣毆陽  
某又繪河決圖以進定陵震怒切責總河罷職去用河工報竣  
賜金入都借遷葬歸省母而母先逝矣奉諱幾不欲生服闋除  
河南道有會推大典敬陳一得以裨治平之疏己亥按應天有  
程守訓者依權引諸璫以噬富室公繩之以法嗣是章無一歲  
不上皆有關河工國是而糺陳奉匿賊又劾邊功鋪張多觸時  
忌不恤也屢奉俞旨而最鉅者請存建文年號附紀高帝末天  
下違之歸德獨禮重公與商確未嘗不稱善曰牛君匪獨風裁

亦朝廷之八柱矣甲辰擢大理寺右寺丞尋轉左丁未擢右少  
卿尋轉左楚宗有奸楚王非種者郭文毅請撫勘公曰勘之便  
當軸者曰親王無勘法體訪之便下廷議大臣議有右王者餘  
漫無可否再奉議人持一牘而公守前議已不能不忤於時矣  
無何又議妖書事於是公之身如秋葉之附危枝焉戊申晉都  
察院僉都巡撫南頓抵虔首詢疾苦清邪正裁供億恤軍伍禁  
苞苴稽章貢稅稱姪武備歷四品俸再考乃銜公不掄揚者爲  
蜚條中公於南省及都門不受偶有不察者入其數中疏微侵  
公賴閣部夙亮公才品而臺省相與駁正言者卒用例去公論  
在人心如此公疏休澣不允癸丑始俞去頓之日積貯橋稅銀  
數萬封置庫中充軍儲歸里撫按臺諫交章數十上壬戌春起  
南大理寺卿平反庶獄大都如北少卿時癸亥擢刑部右侍郎



適有言公龍鍾者輒辭溫旨慰留有素稱亮直之語俄遷刑部左侍郎終思退白駒不復可挽矣三乞骸骨不允不得已拜疏出城上知不可奪詔回籍調理而猶候痊起用郭文毅謂公功在社稷不可沒孫莊毅則曰牛君居恒恂恂一遇大建白大利害挺然以身當之勇於孟莊陶石簣每云若牛公真知大臣體矣先是光有產於郊者身鷹蹄馬尾牛雷雨隨之動林木簿畫圖欲上聞公獨曰不可亡何內璫自南還以圖進上責部使者公上牘曰帝王以民和歲豐爲瑞瑞寧在此部使以牘疏大宗伯元輔咸如公言上知無足異第取其華獻皇太后藏之宮內而已識者已知令有大臣風焉迨殺擬竊權附之者幾構白馬清流之禍而公超然罟網之外非知幾者能如是乎然使在言路者皆如公則可以止妖書之蔓亦可以救楊左諸人之慘惜

其不在朝耳公少苦痰能簡方書自救忽一疾不起撫按方奏公宜大用而公不及待矣公在光作質言以訓士在贛日與諸生譚道人謂文成再見按浙直所得士後多名卿人又謂公宋宣和殿中玉等子也歸作四書會真錄構一樓藏書題曰游藝公兄弟華首同居居鄉誨止人訟施予遍九族而一方利害必以告有司歲祲盜起倡賑弭之獨不屑屑詒子孫曰吾恐其愚之耳太史公曰恭定之學以持敬爲主得紫陽之嫡傳其學實牛公雖不泥紫陽間收象山白沙文成以極其高明其學宏乃其不雜於二氏百家則水乳合也然公出魏恭襄門其遺言發魏所未發則黃出於土而黃於土矣元配于淑人貞靜簡默與共約素善事姑撫諸子女有鳴鳩之平過姻戚妯娌委婉欵洽御臧獲婢妾則恩義兼至卒於畱都官邸公偕其櫬以歸副配



賈氏鄧氏子一象炳以公廕仕

銘曰碎盤示兒百物取正蒙諸篇星之斗質言會真名理數五  
百餘年若符奏問誰著者惟司寇前張後牛關學茂司寇牛父  
微子後隴西遷涇縮墨綬佛母乳灑千子口朝入栢臺章夕奏  
帝昇汝斧代子狩澆波利普河偃蒲棘庭晉陟佐在宥靈塲晝  
威羣妖嘯人頭羅利箝網構廷尉矢天曰否否飛患以息聖德  
厚保釐虎頭民若敷長流初拜臣敢逗一語不亮遂拂袖息牧  
轆轤麟不囿乃心弗忘王室憂拂廬薄都尚城守埋玉同穴德  
則偶史銘繳磚表關右華河帶礪其不朽

南福建道監察御史李公墓表

楊國柱 邑人

嗚呼此谷口李先生之墓耶先生諱錦別號風霜道人生長宏  
治間世籍涇陽河下里家長街鎮登丙戌科進士官南臺侍御

史雅著風力尋以清理滯獄爲豪右流言所中免歸鄉里自以  
才未獲竟遂流浪山水間日以詩酒自娛暇則修邑志爲古文  
辭卽咏吟歌曲無不芬溢人口迄今世遠人亡而行囊新藁猶  
有存者所惜先生子驛宰君官卑不足立門戶孫孝廉君又以  
法死而家世遂衰自余幼時獲見先生遺第轉就邛墟及訪先  
生墓所則鄉老尚指而道之宿莽滿目片石未豎樵牧凌爨將  
爲平壤嗚呼生避行於驄馬死偏處於狐兔鐵面霜威散爲輕  
煙斷草此孟嘗君所爲歛歔而里中後生望之心惻也爰立瑱  
珉僭述數言以示將來俾知景仰云

明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王公墓誌銘

本朝 張縉彥 新鄉

癸未李賊破關中故進士僉憲王公不辱僞命死之時甲申三



月也里人私諡曰端節先生張儀昭傳其事誌狀闕焉越七年子永春笄恤在疚謂余令三原時與公最契能悉公言行學術托郵乞言於余嗟乎余何忍誌先生然播遷餘魂未死者不爲死者誌負先生哉乃爲誌曰公諱徵字良甫號葵心自稱爲了一道人生而穎異七歲從張貞惠先生游已能日講百千言年十五文章駿發立志落落不與衆伍敦大節肆力問學有修菴尚翁一見異焉妻以女十六補弟子員二十四登賢書人訝尚翁宅相之奇得售後爲文自誓以天下爲己任曰范文正所爲分內事耳困公車者三十年芒履蔬食以著書講學爲務母病徒跣百里十武一叩以禱病尋愈壬戌成進士年五十二無論識與不識咸相慶以爲是科得大儒矣司理廣平時白蓮獄興有司擊斷爲武連無辜以千百計公悉爲辯釋之濬清河水閘

渠石田者千頃教民以武侯陣圖曰天下不可以無事之治治也粹有變何恃哉以繼母憂去補廣陵直三王之國從舟執事者如林膾人脂血爲食公挺身白王王爲折節及魏闞構黃山獄事連巨室數百人黠者乘機構害一時側目公毅然曰某在必不敢廢法斷斷者其容嚙弱肉乎以一官爭之當事卒不能奪建祠役興公與淮海道來公陽伯力持不可竟不往拜一時稱爲關西二勁云丁父憂時島賊爲亂登撫孫初陽疏起公爲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公赴任規畫海事進取金復海蓋諸道擒叛將劉興治等時吳橋兵變登州繼破公航海隻身歸赴廷尉會赦返初服十五年却掃著書不異秀才時余令三原公里居值寇盜充斥每從受方略議戰守劄爲連弩活橋自行車自飛礮諸奇器演爲圖說三原巖邑賊視之咋舌去公力



也歲祲糾仁社賑之全活千百人李賊入關羅致薦紳大夫公  
懼不免手題墓石曰明進士山東按察司僉事奉勅監遼海軍  
務了一道人之墓又書全忠全孝四大字付公子永春日吾且  
死死豈爲名欲汝識吾志耳及賊使使促公公引佩刀自誓有  
司乃繫公子永春行永春喜得代父急赴賊所公亦強相慰勉  
從此遂絕粒不復飲啖越七日而殂殂之日猶誦所爲憂國每  
含雙眼淚思君獨抱萬斛愁之句顏色如生姻戚弔者無不嘆  
異云嗟乎李賊煽禍臣子有死有不死有被其掠殺而死有遭  
其刑辱而死有受僞命卒逢其怒而死有求生不得無可如何  
而死曰殉身曰與難人卽稱之曰節曰烈若公者進不與其憂  
退可避其刃而七日絕粒談笑自若視有宋文文山謝疊山其  
大節炳燐豈有讓耶諡曰端節信有徵夫今

大清誅賊靡有樵類余舉幟黃麻山中慕義來朝留者五年  
追念我公安能不涕泗橫集也按狀公始祖名春者初遷涇陽  
數傳至瓚至尚仁至雲是爲公王父子二長應選卽公父也封  
文林郎廣平推官公元配尚氏子永春弟徽允皆有文名  
銘曰與其餒於德也寧餒於身與其壽於身也寧壽於名身則  
躋之名則腴之其邛以土旣安旣固後人是觀

明山東青州府同知楊公墓誌銘

吳偉業 太倉

吳郡前司李楊君清剛守官不畏強禦吳民歌思之久而弗衰  
乃司李君退然不居每語人曰吾奉吾叔父奉政公之教也順  
治十六年己亥夏司李君狀奉政公之行來示涕泣長跼而致  
辭曰叔父爲名孝廉三十年而始仕爲良有司未二年而棄官  
隱去雖學未沛厥施而名德不宜泯沒且昌齡戴叔父之恩如



實出己其殉也又以憂昌齡之故是昌齡終天之痛也叔父病弗獲侍湯藥歿弗獲侍殮含是昌齡無以爲人也若并其幽潛弗彰則是無涯之戚終莫獲藉手以紓也吾子名能立言信後且深知我敢固以竈石請余悲其志因發視其狀盡然曰友愛之篤至斯乎禮稱兄弟之子猶子也公無愧焉乃按狀叙而銘之奉政公諱梧鳳閣其字一字嶧珍陝西涇陽人父封文林郎北亭公生丈夫子三長爲司李君之考諱楠仕山西寧鄉縣知縣次卽公也公幼而穎拔絕出倫輩小試皆第一萬歷壬子以小戴名魁領鄉薦屢試南宮不售庚辰受知於同考薛公行屋主司乙其四字復落之謁銓授同知青州府之官未幾委攝府事廉幹著聞嚴而有惠吏民皆畏愛府孫某有犯父素老猾吏暮夜懷金嘗試公卽集衆痛決之府中宿服隣境盜竊發諸郡

守承檄會擊多馘遺民冒首功公理脅從者皆縱釋終事未嘗輕戮一人再視沂水邑篆其治如府當事疏薦曰守巖四知曰百廢俱興方期卓魯之褒而樂安兩豪家相訐府檄屬令卽訊喋中一人道亡公坐疎防當鐫秩拂衣徑歸不起時壬午春也

甲申

皇清革命直指按部首以公名上長吏輩相望敦越就道終不應日著處士衫課畊授經閒與耆老爲真率會壺觴自適癸巳以司李君官蘇州虞其初試盤錯策杖來觀政事至而見其所爲井然曰吾不憂爾不勝任矣仍以潔己愛民祥刑慎獄爲勗踰年公七袞生辰將屆吳中人士謀壽公公曰居官宜清靜不欲以此溷乃翁卽疾馳去不携吳中一錢寸縷公爲人澹靜方嚴於聲利無所誘好與人交坦直就決是非片言立解行篤孝



友侍親疾夜不解帶上食必品嘗與伯兄偕詣公車裝治行公  
專為之綜理兄好醉飲燕臥旅次公篝燈守之至丙夜自烹茶  
葺解醒而後寢養姊之遺子女若而人至於成立季弟慧而殤  
展遺肖輒垂涕洟伯兄歿於官舍司李君稱小財生十年耳凶  
事反葬胥倚辦於公司李君稍長知書公躬自訓誘雖叢冗不  
廢課誦教之古今文皆手錄口授微怠於學涕泣坐對竟日終  
不忍以椶楚加孤兒其至性如此司李君賴公成就繼雋己卯  
鄉試魁一經遂與公同上春官人謂慈愛所感焉公學最博尤  
精二戴著禮記纂訂二十卷業舉者奉為指南既自吳郡歸精  
彊無疾及聞司李君遭誣憤鬱甚竟病胃腕而卒嗟乎此真可  
謂猶子之愛矣宜司李君之痛不獲紓也司李君之誣大白吏  
議昭雪而公不及待也宜司李君之痛不獲紓也余獨悲時俗

流失賢才阨抑以公之卓行名德而不在廟堂復中小法去官  
不獲久而竟其施其可哀也夫此司李君之所以戚戚欲發其  
幽潛也公生萬歷丙戌三月初二日卒順治戊戌正月初一日  
年七十有三元配李宜人三原處士李公守亨女生女子一適  
三原

勅封兵科都給事中梁公爾壯季子士驥無男子立兄子延齡  
為後縣庠生延齡卜以今年九月十二日葬公村北祖塋之穆  
次遺書司李君來謁余余悲其志何忍不銘  
銘曰士行百孝友莫易吏當官仁廉則難行修於親政孚於民  
此其為關西夫子之後人

明山東青州府同知楊公元配李宜人墓誌銘

王際有 丹徒



宜人爲唐衛公之後裔青州郡丞鳳閣先生元配吳郡司李使君三開叔母也生而秀敏善承膝下歡凡女紅纂組之事過目卽諳尤喜讀毛詩內則列女傳諸書趨庭口授洞徹大旨而字法復端楷適勁逼似衛夫人李太先生嘗撫其額曰惜此爲女不爾當大吾世他日爲若擇婿求得逸少蘭陵其人恐未易才也旣而見鳳閣先生殊姿天授吐辭成經知爲將來大器遂許通羔鴈而成禮焉先生繇是得賢內助益下惟攻苦於故明神宗壬子之歲以小戴領鄉薦第一人與年伯寧鄉公同上春官聲震海內學徒執經問難者不憚千里皆云宜人脫簪珥以購書爲鳳閣先生聚夜螢焚秋葉激厲之功爲多蓋其明彰婦順也雞鳴盥漱視寢問膳動合禮則而又秉心淵穆不尚紛華服浣濯之衣非敝盡不更製至於歲時伏臘以及戚畹饋問之儀

豐約適宜不失名門之大體羣娣姒年無少長雍雍和讓視爲典型若夫區畫家政嫻習機杼此宜人闡德之緒餘不必備爲更僕也厥後鳳閣先生以會副同知青州兼攝府事廉幹之名卓然山左吏有投暮夜金者宜人動色勸勉曰清白可守四知難欺况袖金爲高官亦非夫子事先生卽登堂痛決之中外益凜慄及署沂水篆宜人復載諭翟以從興利去蠹循聲不減於治郡迄今東海之民見豐碑而隕淚人但知先生之風教使然而不知實宜人贊助之力也夫何旗亭不戒一夫道亡先生爰以疎防掛吏議解組西歸將二戴淵源手授三開復領曲臺第一癸巳歲三開司李姑蘇請於宜人願迎養如嫡母禮宜人以婉妘之齡憚於輪轅遂不果然瀕行執手慇勤勗其多所平反一以漢庭第五司空爲法三開恪遵慈訓三載之中決吳趨諸



大獄全活不下千萬計 有叨附蘭譜稔知三開穉年早孤賴宜人愛如己子故得嗣徽前烈頌宜人之德於勿衰也嗚呼世不易得奇男子如伯道者求篤愛子姪於筭珈則益難如宜人之慈藹性成明典禮而敦本支誠未數數見世之涼薄寡恩者聞宜人之風亦可以媿矣宜人人生萬歷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卒康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有五生女一適梁無子以寧鄉公次子延齡爲嗣蜚英譽序後未可量知宜人所培者深而又晚年好施予益多冥福天必使淑媛有穀詒孫子於胥樂也今卜仲冬之二十五日祔葬鳳閣先生之宅兆乞誌於余余雖寡文然爲年家子且牧茲邑表揚幽芳亦有司之責其可辭乎敬爲之銘

銘曰續史者何世叔婦封鮮者何士行母相夫子以攝符訓猶子之綰綬温温柔貞德修孔厚維古淑人疇軼其右抔黃壤而馬鬣兮知樹不斃而石不泐也

銘

北極宮醮盆銘

金鄭時舉 邑人

金當鎔兮柔而貞兮採摸鳧氏躩踞虎形不踴不躍大器混成不曰鍾乎徒希其聲不曰鼎乎姑旌其名茲惟仰象告於神明動天之德也醮祭惟馨奚取夫罇俎之腥

座右銘

本朝王際有 丹徒

粵古鼎州民剛且柔云胡調劑惟瘼是求一意之動民知必周一事之失疇不我尤慎之哉鑒茲涇水日惴惴於覆舟

贊

劉宏基贊

唐呂温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總帝元戎震唐天聲  
曠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啟行萬里乘氣一鼓  
劔揮雷霆旆卷風雨先馳咸陽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  
入揚王庭出權兵柄薄伐邊隅朔風不競徂征島彘東海如鏡  
義始忠卒元勳之盛

李靖贊

呂溫

有隋之末羣盜熾蕪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此奮跡  
躍於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汝傑致天之  
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殺如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燼  
應鼓如截遠若荆巫險若江湖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同  
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智長駐仁義  
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鐵山巉巖

劉司獄承恩圖引

明楊繼盛

風雨霜露皆上天生物之仁而雨露之恩爲最渥爵賞刑罰皆  
人君惠臣之典而爵賞之恩爲尤厚古之人臣雖刑罰之加猶  
且感其曲成之愛而圖報之思無窮况夫爵賞之施所以行吾  
之志而厚吾之生者其報禮之重當何如也世之爲臣者以彌  
縫爲要位之機械以阿諛爲固寵之筌蹄方日幸其已術之能  
中豈知其恩惠之在君是故圖報之心輕以疎而盡忠於君者  
蓋鮮嗚呼臣道之不見於天下也久矣孰謂不敢忘君之恩乃  
有如司獄劉子乎劉子關中人以儒行起刀筆官於刑曹方予  
以排奸被杖繫獄適劉子治獄事自侍左右躬湯藥進飲食徬  
徨奔走於其間故予得僥倖不死者劉子維持保護之功居多  
甲寅歲以三載考最得膺敕命乃感激繪圖誌不忘焉椒山子



爲之引曰爲臣不忠於君凡以不知君恩之重起之也蓋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於君其宮室服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於天蓋有如雨露之至渥者苟少思其君之所惠必將以心據君以身殉國匡輔君德弼成王業鞠躬盡瘁朝夕不遑矣惟其受君恩而不知則視君與己若不相屬者欲其盡忠也不亦難乎劉子以承恩繪圖可謂知感君恩而不忘矣然錫予有大小皆人君爵賞之恩官秩有崇卑皆可以盡其職而重其報而司獄民命所係又於報君爲最切則夫仁以宅心廉以律己勤以趨事誠以御物以求仰答君恩之重端於劉子有望焉否則急身圖則汙輕民命則殘事矯激則怪尚煩瑣則迂謂之棄恩負君而所謂繪圖之意亦虛矣噫舒慘並行者上天生物之常也寵辱迭用者人

君御世之權也人臣欲不忘爵賞之恩請自不忘刑罰之恩始

附錄

子被杖入監後棒瘡上衝忽兩耳響一聲目黑暗不見物倒地若睡熟然三更始甦兩腿腫脹不能忍無藥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間司獄陝西涇陽劉時守送茶一鍾予飲之心稍定因茶起思人以瓦尖打寒事遂將鍾打碎取瓦之尖銳者將竹筯破開夾瓦尖在內用線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捶打筯入內五六分爲此者獄吏山東黃縣孫儒犯人浮梁何成也遂血出兩腿打有五六十孔流血初噴丈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約十數盃自出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打後出衛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坐頭不至地以故不能傷生云

遊杏灣詩引

明來復三原人

杏花灣隸涇陽然距余邑十里距涇陽四十里地本名方南魯



橋無今名今名余與友人同遊所命也土人種杏多至數千株  
春初花開遠近爛熳如張錦幄邑清河經其右稍上則瀦隄灌  
田渠決五流周回樹下散輒復合沿流皆杏過他木半蔽虧深  
窅目不能直觀故言灣也此地相傳久不知經幾劫豪富復廢  
爲荒塋如劉希夷黃昏鳥飛之嘆自余輩遊賞城中人漸一二  
繼其盛歲益輿馬之跡肴觴之費土人始詫笑近亦多取醉花  
跔水涯矣居常言雖粧點花神不能無彫琢渾樸然仲長之禽  
魚許瑾之衲子猷之竹少陵之花溪襄陽之霸陵王裴之輞川  
韓孟之西郊觀其寓意托興似不直在耽宴樂恣吟眺間濫觴  
爲之去之益遠曾觀貴客導絳帽人張蓋穿游若俗子酣鬪橫  
折余輩亦歲成故事應接匆雜囊草多虛俱爲花辱又賞者喜  
華土人利實樹大實稀合抱之林率成樵爨邇來景物已減什

五矣至夫同遊之人間厠非侶酬和諸賢槩多散處每倒尊結  
伴伐木聽鶯之想頓起花時一大恨耳庚戌從燕抵家見王氏  
昆季詩知從華下迂道訪遊遂同社友含素舍弟馭仲卽席成  
吟意興品識不卓然軼疇衆而遐追耶二君蓮洲先生嗣與太  
史先生嗣爾釐爾伸皆佳公子也其季父信卿關輔聞士與余  
善恨未來一遊異時亦訂約焉君家叔姪欲收我灣頭春色乎  
其以所有十丈蓮易之

師箴

薛瑄

温故知新可爲人師好爲人師孟氏尤之記問之學禮書所譏  
曰曷爲善師爲之資剛柔善惡中焉同歸善人旣多天下以治  
歷觀前言師豈易爲必戒其否必勉其宜聖賢經籍曰温曰習  
身心道理必究必推勿耽於佚勿愒於時勿酣於飲勿泊於私



勤敬師道朝斯夕斯德儀既修教法可施以善誨人孰不從之  
人才斯出風化斯移庶周孔言可希可幾則孟禮云無愧無疵  
吾徒楊生鄉舉有輝相從幾載篤學不衰占名乙榜之教涇湄  
歸拜家慶戒行有期愛之不已箴以送之

賦

老鶴賦 并序

本朝 邢 祥 邑人

羽族中之逸品曰鶴奮翼直上有俯視一世之槩曰雲  
鶴遯栖林泉了無拘束而飲啄自如曰野鶴瀟灑離塵  
不與雞鶩爭食曰仙鶴頽齡瘦骨耐風霜而吸沆瀣以  
結大年曰老鶴故林和靖之放鶴孫太初之招鶴清遠  
恬淡其氣味頗同且鶴性恥依人志不攫物幼具摩霄  
之姿長流鳴臯之韻非耳目之近玩實島嶼之珍禽詎

期枳棘窘步坎壈繞身值摧毛於泥沙遂戢影於邛壑  
忽忽衰老翔集無所寒餓自知其鼎則禿其毛則脫其  
聲則嗷浦淑荒涼霜天獨立鶴竊自悲矣所以鶯斯啁  
啁斥鷃啁啁曰鶴老矣無能爲也然貴幼賤老豈鶴之  
知己乎抑思貌悴神王勁翮猶存使略一抖擻振羽則  
流沙以東扶桑以西瞬息可至盧敖安期將倒玉鳥以  
迎量海屋而增算蔭大椿以長榮彼燕雀輩又安知鶴  
之徜徉自得哉余龍鍾困憊壯懷激烈故撰老鶴賦以  
識感慨云

鳳稱國瑞鶴曰胎仙丹頂毓於紫府雪羽胚自青田奇姿秀異  
雅度翩躚慕清都之芬潔厭塵世之迫煎琴韻鏗鏘隨廉吏以  
遠邁梅標綽約伴處士以孤鶩寧爲岐嶷之鴻雛肯作攫拏之



鷹鷂皂翎飛崆峒岫裏黃狐舞岳陽樓前羽人焚香以臨蓋敬  
之至也邗君乘軒而好何愚之甚焉及其方壯延鸞鷲而爲程  
締鷗鵬以爲侶志切遠搏思縈輕舉每睥睨乎雞羣曾超軼乎  
鷺序慨居諸之不停悲身世之多沮逢彼怪鳥嚇以腐鼠置薰  
蕕而禱糝籠鸞鵬而同處喙晶晶之荇藻悲離離之禾黍立華  
表而淒涼翥緱山而容與影飄飄以自憐情脉脉其誰語若乃  
老至筋力衰殘羽毛脫落悲浮生之幻化歎人事之蕭索迫茲  
夕景誰靡好爵馭風則俗譏其尪羸舞月則人笑其矍鑠問濯  
足於滄浪聊充饑以葵藿念塵壘之日紛惟蓬閬之可托右拍  
巨靈右揖海若濶步嬉乎芝岡清唳出自巢閣集羣真而遊戲  
狎列仙而康樂可使黃鶴與白鷗青翟與赤雀整羽以穿雲霞  
先去而叫閭闔諒狎天之雄志猶能翱翔夫寥廓

文塔賦

王際有 丹

歲在闍茂行郊省農經梵宮而容與陟浮屠以舒悰客曰登高  
遠望曠覽秦封曼哉斯塔翠沃丹溶洵涇澣之壯麗堪雄詡乎  
西雍其形勝可侈言之余曰不然事有裨於風教雖匹夫之經  
營足齒若徒誇夫耳目卽帝王之創造可鄙在昔魏后佞佛鈴  
音十里宋宗祈福金碧炫美纍級雄傑罄財奢侈竭萬民之膏  
血徼一時之華靡義無取於人文究何當於地理物隨世邈於  
今已矣緬維唐祖立極關中慈恩雁塔并幹飛獅干青雲而直  
上奪白日於蒼芎相西京之方位配天闕之銅龍挹灞流之灑  
澣對太乙之窈隆策名進士同升在公諸生釋褐而張宴彩管  
書名而上通裘馬意新擬長楊於茲日山川色秀落短翮於岐  
豐蓋培毓乎京兆之英俊迄後溯肇造之鴻功今此池陽朔昂



南俯西岨東溥視彼方隅言須厥補爰有緇流卓錫道周募金  
布利兜率是侔其肯構焉窮運甃之力而公輸畫籌蜃閣空中  
遠擷終南之氣其升眺焉滌大河之水而襟帶方舟帝城雲裏  
臥看咸陽之樓截薛之高峙也峻阻杖藜隱虹龍飛漢鼎雲壇  
嶙峋而聳出涇源之貫注也瀉傾天漢溶乳仙津桃葉汀洲蜿  
蜒而盎溢卓乎三輔發祥超軼用是載邑乘映蓬瀛絃誦聲聞  
於閭里士女媵修於家室其風素競其地孔臧夫豈皇圖之天  
設抑亦人事之克襄余乃簿書之暇延子衿於一堂執經課執  
濟濟踟踟思皇佳士玉潤珠光午酉二秋應召分房英髦雀起  
而連茹鹿鳴雲合乎鷹揚星躔焦獲之野采榮冠佩之章繼彪  
融而擅譽振李郭之前芳何啻藝芝瓊圃庶幾取燧曦陽蓋事  
理之徵兆原有開而必昌視此玲瓏千尺文峯峭立昭瑞應於

官場真與省會一塔雁行頡頏上媿美於皇唐客曰嘻斯塔之  
鎮於斯邑何鉅耶微子言誰其發吾覆

涇濱賦

張紹曾 邑人

黃輿甫奠爰有濁涇南面畢郢之原北枕峩仲之峯冶峪遶其  
西清谷環其東地稱三輔而據其一星應井鬼而介乎中嬴秦  
開山而截流豐稔益助其強雄是故前則鄭國後則白公渠方  
決而雨降鋪甫荷而雲籠觀畦寺之曉煙聽寶峯之晚鍾文川  
之秀色常在猶庵之仙跡成空歷鳩鵲之舊觀謾賦殘雪懷望  
彝之故址徒嘆鴻功鉢盂之靈雲靄靄瀛州之春草芄芃瓊洞  
飾半天之晴雨石窟吐數里之陰風蔓草鎖趙蕭之墓火走  
唐漢之封渡睢城而觀長乳辨秦獄而識恠蟲禦寇則汾湯之  
車騎行雨則藥師之青驄或隱居谷口或結配龍宮訪金國智



涇陽縣志卷一  
三  
愍溫韜之險塞過池陽鼎州迎冬之要衝登文塔而望長安見  
宮殿之玲瓏此則涇濱之古蹟歷千載而攸同者也值祝融之  
司令每肆雲而橫燭睇勇流之削瘦向河伯而相讓下虎首於  
蛟潭鬪怒鱗以止亢勞龍骨之輪井泉欲涸煩木郎之呪溪雲  
不上當旱魃而不能救禾黍之顛危何貴乎過吾邑而東向迨  
夫秋霖連綿行潦畢漲百川供其容納波濤連乎千丈走兩岸  
之禾田劇泛濫而無狀洶洶乎如長江之限南北湧湧乎如黃  
河之吞舟航恐蒼生之爲魚將不免於罹網若乃朔風悲鳴稷  
雪亂霰詫濁河之生輝結寒冰以爲面初焉似輕鱗薄毳之退  
升繼焉如犀鎧層壘之疊見不輿梁而車行不徒杠而駟踐皆  
履險而蹈危疇惕中而兢戰至於靈雨旣零凝冰悉泮地列綠  
茵山開翠幔乘桃花之膩流縱錦浪以拍岸潛魚適性而浮游

野鳥怡情而輕喚時登舟以渡津歌光華之復旦此則涇流之  
四時因節序而更變者也當其河海清晏四維俱張吏畏簡書  
潔若冰霜賦惟正供法慎桁楊里有訓俗之社學野有備饑之  
義倉賓興多芸憲之名士鄉飲無市井之豪強農夫禾滿於車  
籌詞人名溢於縹囊楊柳不嘆於雨雪明月何怨乎流黃或樂  
業畎畝或垂紳廟廊尊衣冠之峩峩鳴珮玉之鏘鏘翼經傳則  
名流環海任干城則功銘旂常俗戒惰淫風歸淳良旣洗腆以  
怡老亦匍匐而救喪因報賽而列歌舞爲索饗而殺羔羊守高  
曾之彝矩知好樂而無荒此則涇濱之隆盛每心思而欲狂者  
也及夫天崩地裂日沉星滅酸雨淒淒愁風浙浙冠履變度車  
輪改轍或完首陽之義或全彭澤之節草木爲之悽愴泉石爲  
之嗚咽嗟涇民之無辜遭鄰寇之兵劫桑田爲白骨之沙塲山



藪爲綠林之巢穴蜂房飛燎原之灰人命鑄利刃之血執婦子而莫贖俾生離而死別人結愁氣之雲鬼哭夜半之月若非設隄防於中達胡由致萑苻之斷絕無生祠以報德實吾黨之有缺此則涇濱之凋殘堪目擊而慨切者也涇之西南咸陽古渡波通易水之津衢達劍閣之路疲驛遞之奔馳賴隣封以西顧每告輜騎輒以百數兵遙遙以雲屯車鱗鱗而雨聚慮前轍之未歸驚後車之復作適樂土而無從含怨尤而莫訴彼腹外者何人吾心憂而如蠹俄而風蹄生煙雲較冬狩非征討而懸旌旗不攻戰而帶甲胄白日慘淡而無光青山憔悴而消瘦渭北成羽獵之園雲陽爲上林之囿胡雉兔其脫茲慨羊豕之絕脰城市則羣噪乎公堂村落則徑入乎中厯分糊口之稻糧充馱馱之餘糗且也紕察停蘭臺之軺牧尹聯鑣而結駟重茵疊裝

之必設嘉餽旨饈之必致杯盤列山海之珍歌席舞梨園之媚非資用於鬼神之輸轉曷有乎物力之咸備此又古道之不復而宰涇濱者之所掣肘而况瘁者也嗚呼乾坤不改代謝日新溯河源於星海問濊澤於波臣皇華之軒輶旣杳閭閻之疾苦誰陳吾爲撮其旨於芻蕘之言以待採風問俗之咨詢

峩峩雲賦

張紹曾 邑人

負哉嶽嶽崔巍嶙峋根盤地軸峯指天津勢瓴子午氣祖崑崙厥臺鉢盂興雲應從鬱鬱蒼蒼隱隱隆隆胎石母小子雨孫風初彷彿丹竈之氤氛繼依稀寶鼎之矚矚紆迴兮翔鸞舞鳳雄變兮躍虎騰龍愕然神漢湧山椒瞥爾煙樓走長空渾天地而無痕鼓雷電以成功普渥惠於四野遍甘霖於三農遂曰卿裔披今天之衣紀厥官兮壯帝畿欲從龍兮翼龍飛翼龍飛兮得



所歸

嵯峩山賦 并序

張霞 三原人

嵯峩山者涇陽縣之鎮山也起涇陽帶三原迤邐東北折亂於頻陽諸原而盡雖卑於蓮花薄於崆峒而蒸雲出雨靈爽斯存豐嶂層巒結構具體故嘗覽而賦焉爾其兩儀既奠清濁斯分流行為波瀾竦峙為邱樊洪纖雖體之異巨細皆名之存故嵯峩得以其號乃冠北原而獨尊其峒堯萃律嶽寄龍窀固金氣之所鍾也獨為奇矯其崇峻幽險包孕蔽虧固北郡之所屏也獨為深窈緣微徑於秋毫一登臨於山杪則觀夫巨木衆材蒼鬱成林松栝不知其年歲檀槐不計其丈尋彌亘崗嶺衣被坂岑或漏雲而映日倏此陽而彼陰巨潭中匯怪物依阻行旅憩乎山椒聽覽駭乎水府淳泓汪洋淵

深澹泞近之則神寒窺之則毛豎萬木環壘乎旌旆激風時聞其號怒其或春秋令節風日恬熙幽人出於澗戶道士款於岩扉石花開而迎履松雲流而濕衣獵子躑躅而嘯文禽宛轉而啼論丹詮之奧秘窺造化於希夷俄而羲馭急嚴霜飄山髮瘦石骨高斧斤以時而入獵馬臨風而驕弓矢集於林麓且罩徧於原臯謹聲動地野火羣燒熊兕虎豹無所遁逃至於豐狐文狸鹿走狼顧之類曾不足以辱行庖然此嵯峩之所富有而非嵯峩之靈也亦惟羣巒揖遜中峯挺特雲膚寸而綿延雨崇朝而霖霖惠我農以有秋俾陰陽兮無忒斯有司禱祀之虔為萬古神靈之宅

詩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唐司空文明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闕年孤燈寒照  
雨疎竹暗浮煙更有明朝別離杯惜共傳

涇河

徐玠

導源經隴阪屬汭貫羸都下瀨波常急迴圻溜亦紆毒流秦卒  
斃泥糞漢田腴獨有迷津客懷歸軫暮途

仲山

唐彥謙

千載遺踪寄薜蘿沛公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閑邱隴異日誰  
知與仲多

貽池陽谷口元贊善

李端

入谷逢君來秋泉已難涉林間人獨坐月下山相接重露濕蒼  
苔明燈照黃葉故交一不見素髮何稠疊

春日遊文川

無名氏

招尋樂事出城西故里春來路欲迷迎馬山遙螺髻淡隘川風  
軟鴈行低人從碧草蹊中過鶯在綠楊深處啼極目桃花渾不  
斷恍疑身在武陵溪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池

唐許渾

爲憶蓮塘秉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  
衣白露秋神女暫來雲易散僊娥終去月難留空懷遠道難持  
贈醉依闌干盡日愁

涇水黃

鼓吹鏡歌

唐柳宗元

薛舉據涇以死其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黃

涇水黃隴野茫負太白騰天狼有鳥鷺立羽翼張鉤象決前鉅  
趯傍怒飛饑嘯翮不可當老雄死子復良巢岐飲渭肆翱翔頓  
地紘提天綱列缺掉幟招搖耀鉞鬼神來助夢嘉祥腦塗原野



魂飛揚星辰復恢一方

移任雲陽

宋 袁灼

移任雲陽縣蕭蕭數百家有園皆水竹無地不桑麻玉樹千秋  
葉金桃三月花訟庭公事少聽放日高衙

又

移任雲陽縣民生舊衍豐筠芽穿徑紫櫻實爛枝紅吏隱幾南  
郭窻開傲北風甘泉嘗獻賦誰復繼楊雄

又

移任雲陽縣疎慵取次眠暑消青蔑簟寒辟紫葺氈宮按王哀  
記渠因鄭國穿公餘饒燕樂詩酒度流年

又

移任雲陽縣行行上古城陵無鈞弋貌巖有子真名柳綠思彭

澤瓜青憶邵平梨園舊時曲依約兩三聲

又

移任雲陽縣羈縻類楚囚關山迷旅夢煙草惹鄉愁未駕相如  
馬猶歌甯戚牛行藏真自得時獨倚南樓

又

移任雲陽縣窻前列遠山齋深宜養浩堂靜可消閑槐陌黃金  
鎖涇泉碧玉環功名知未晚覽鏡尚朱顏

孟店道中口占

王康朝

河南

蕎麥花繁吹蜜香風低禾黍見牛羊村村酒熟傳簫鼓帝力何  
知自樂康

清涼寺

元 劉漢臣

雞犬人家古鼎州林間蕭寺鎮清幽嵯峨北望尋常見冶水南



來取次流翠栢長楊空自老寒雲落日幾經秋山僧莫話當時事目擊邛陵滿地愁

清涼寺

程希賢 邑人

勝利無人荆棘多傷心今日重經過佛床不墜金花片經閣空留野鳥窩老樹幾霑新雨露浮圖猶壯舊山河惟餘清峪溪中水依舊東流縹綠波

峩山翠屏

周觀

奇峯矗矗到窗前障盡埃塵此地偏日對翠屏看不足平生不費買山錢

文川春色

文川佳景動詩吟柳色花光一徑陰山水四圍青障濶桑麻千頃綠雲深

雲陽八景

截嶽靈雲

明 喬奉先

雲起高臺鎖碧峯林間縹緲隔疎鍾三春占雨多靈貺五夜隨風少定蹤聚散無心聊出軸捲舒有態竟從龍爲霖飽慰斯民望飛入巫山十二重

仲山晴嵐

矗矗峯巒插碧空浮雲流水各西東嵐光晴滴山頭雨樹色涼生洞口風一抹淡煙青嶂外半林殘照翠微中揮毫幾欲留新句祇恐山靈誚未工

臨江飛練

澄江雨霽晚涼生江上青山鳥外明素練一條銀錯落蒼崖百尺玉崢嶸浪翻晴雪經年墮聲捲春雷鎮日鳴幾度登臨吟玩



久恍疑身在小蓬瀛

谷口晚煙

一派寒泉潑釣磯落紅隨水暮煙霏臨流漠漠孤帆暝隔岸濛濛遠樹微輕鎖斷橋迷晚渡淡籠芳草映斜暉採蓮聲歇人初散兩兩三三促棹歸

文川秀色

活水源頭漾碧流此中佳致勝瀛州天桃嫩柳一川景紅葉黃花兩岸秋鷗鷺忘機時上下魚龍吹浪任沉浮吟邊賸有無窮趣爲問丹青寫得不

睢城古渡

睢城南下接通津來自百泉去入秦馬立沙堤人競渡魚翻桃浪水生春煙波逝處年華老雨露來時柳色新一自傳巖應聘

後不知誰是濟川人

龍陂叢綠

蕩漾龍泉湛碧空年來生意滿芳叢源頭冷浸三更月水面涼生九夏風煙抹苔痕濃淡裏雨昏草色有無中臨流更喜多佳趣數點輕鷗一釣翁

瀛洲春草

當年勝槩足徜徉此日登臨倍感傷繞砌幽芳書帶細侵堦春色虎鬚長青迷斷礎和煙暝綠映殘碑帶雨香一代豪華今已矣空餘遺址對斜陽

登縣城西樓閑眺

李錦 邑人

層樓高聳碧晴空獨憑危欄四望通濃淡有山分遠近高低無畝不南東名垂爾雅周焦獲地裂黃圖漢瓠中塞外只今烽火



靜綠苔長滿望爽宮

登文塔

劉三才 邑人

縹緲風煙萬里開招提乘興漫登臺終南紫氣來三輔極北浮  
雲淨九垓雁外晴絲飛浩蕩尊前塔影落崔嵬瀛洲遺址仍相  
望共看文芒射斗台

谷口晚煙

趙虞佐 邑人

雲來谷口鋪如綺煙裊青林絢若霞隔壠一聲牛背笛行人錯  
認子真家

文川秀色

山峯點黛映晴川鴻鴻羣浮戲碧蓮萬樹桃花紅帶雨一村桑  
柘綠生煙

臨江飛練

澄江如練渺蒼煙鳥道青山一瀑懸萬丈直疑銀漢瀉乘槎應  
自有張騫

睢城古渡

百泉分派漾平津古渡橫舟柳色新獨立斜陽頻注望中流擊  
楫是何人

秋日同韓景圭遊文塔

楊國柱 邑人

雨後秋光潔携朋到上方世情無點染吾道自清涼非為談經  
樂多因寄傲狂涇流還咫尺欲共泛滄浪

望瀛洲

何承祚 邑人

颯颯西風動遠旌高天欲盡鳥飛驚荒臺彷彿蓬萊勝曲岸紛  
披雲物橫日落漢陵殘照近樵歌秦樹暮煙生遺碑斷碣餘寒  
草誰識唐家學士名



夏日同石九鼎遊文塔寺浮圖時緣公齋大藏至

王濤 邑人

徙倚層霄傲危欄俯野堦河流濼樹斷峯勢插天青人嗣黃梅  
法龕藏白馬經遠公容結在長此叩禪扃

韓聖秋過訪

輕車載酒忽相遇真氣溶溶散薜蘿白雪調高才子賦黃鸝聲  
度美人歌簾前花影經春密檻外山光薄暮多屈指騷壇吾輩  
在啣杯莫問夜如何

己巳紀事詩題辭

己巳之變僵尸橫野豺狼爭人骨而晝啼書生胆搖搖欲墮也  
乃其礪刃從軍死不旋踵怒氣薄豐隆英魂繞列缺則有李亨  
秦光祖焉玉顏可碎香魂不朽春花含其怨態秋雨咽其悲聲

則有羅氏姚氏馬氏楊氏潘氏焉投筆請纓破家享士章縫化  
為秦鞬筆墨移於烽壘則有陳繼泰焉至若旁邑切纓冠之救  
則大將軍虎子阿龍也黃石之略家傳猿臂之射習慣金刀落  
而神泣京觀築而骨枯又何雄武足重哉略為紀錄系以古體  
各取表實無分殿最然予更有異者潘烈婦娥娥女郎耳拔刀  
破面投崖自隕亦既難矣乃予方握管而聲響錚錚落案頭則  
誰為為之後有觀者可以興矣

李亨自請從軍戰沒

麝死畱其馨玉碎不改堅平生烈士心可以照青天卓彼李家  
兒生性直如絃十六力舉鼎十七韋略全壯齡重意氣慷慨慕  
前賢一朝盜賊至閭里共悲咽賊曹少仁恕性命從當捐所惜  
幼子女無罪罹屯遭繫掠盈什伯痛哭摧心肝從此去鄉井生



死無回旋李郎前致辭父老慎勉旃閭里蒙恥辱壯士爲頽顏  
我行應軍帖會當殲遊魂挺身詣縣衙長跼白長官亡寇立須  
斃誰謂驅除難願從伍符籍效死明公前令宰得聞之擊案大  
喜歡燕雀爭投林尚有蒼鷹搏懦夫匿床榻壯士按龍泉君行  
矢同仇千古令名宣立當赴戎行勿復更遲延妻孥聞此信奔  
走涕泗漣賊燄烈如火抱蔓徒自焚君本良家子去就得所便  
何如千金軀棄擲委荒煙連宵夢恍惚夢君血衣氈菱鏡忽破  
碎無復明月圓此兆信非吉君心莫太偏瞑目叱妻孥爾見何  
太愚爾語何太孱士死期裹革不死牀牖間取虎必入穴取珠  
必投淵俠士爭千秋一死諒非艱行矣各自愛無爲重悲酸東  
市買寶刀西市買馬鞭九尺胡青驄錦障鐵連錢蹀躞向賊營  
將士皆驚謹陰風鳴箭鏑霜月耀刀環狀氣薄青雲叱咤摧邛

山賊騎四面合注射矢如攢身死爲鬼雄果應裹革還隣里驚  
相報各各涕潺湲妻孥迎喪車淚滴成深淵被血主灾危鏡裂  
兆分鸞却憶夢中事豈期今果然令宰爲表門閭里助開阡纍  
纍城西陞孤墳殺氣纏豐碑臨古道綠字土花斑榮名人共寶  
顏回壽非怪偷生世所指何必期彭錢嗟哉李家兒俠節永流  
傳

秦光祖力戰身殞

苦霧暗天風拔屋驚沙射面毒如鏃頸中殷血濕金刀縷縷虹  
光飛香馥丈夫一死等浮雲英魂不向秋風哭

羅氏匿崖洞被焚

祝融吐燄崑岡裂瓊瑤碎盡餘殘缺一朝紅粉逐炎飈羅衣飛  
作燼中雪畱得春來洞口桃開花歲歲渾如血



姚氏投崖盡節

結髮從所天妾心堅如石石碎不可完一死詎堪惜委身投巉  
巖虎狼護貞魄巖際草茸茸猶作傷心碧

馬氏楊氏赴井不受賊污

野煙如霧松楸冷狐女夜拜琉璃井羅衣消盡土花寒泉底空  
流明月影

潘氏毀面墮崖

霜鋒自引腸如鐵繡領香殘鸞鏡折芳魂一片冷秋雲白楊猶  
帶哭聲咽蕭蕭落日隴煙寒西風消盡當年血

作潘烈婦詩案間忽作金鐵聲再賦志異

芙蓉鏡破鴛衾裂血霧漫天霜自結秋墳鬼火碧磷磷悲風入  
夜鳴金鐵妾死完名妾自知贏得妾心皎如雪

陳繼泰糾義却賊

白面生何為者躍青驄戰中野金鏃如雨塞空下雲黯黯風蕭  
蕭鼓無聲賊夜逃

附陳繼泰寶刀歌

倭奴刀子三尺雪斑斕上帶桃花血等閒倚壁驚蜺虹魑魅向  
秋哭秋月醉後指天天破裂女媧無功八柱折天帝鞭龍西北  
飛銀漢茫茫陷車轍車轍不前大怒走砮礮鼓震豐隆吼豐隆  
豐隆汝莫吼不如此刀一割渤澥倒翻秦岱朽

薛見龍薛觀龍大將軍薛鎮山子也以旁邑赴急

薛家兩兒真男子玉龍一揮鯨鯢死君不見雲陽城外血髑髏  
陰天哽咽聲啾啾

南歸寄李侍御錦

錦涇陽人

明羅綸



浮雲聲勢枕邊拋聞道山中已結茅塔下草生炎帝藥牀頭書  
是伏羲爻萬間風雨蒼生夢十畝煙霞白首交寄語夔龍莫相  
笑此心元不慕山巢

送牛光山暫歸涇陽

明 湯顯祖

蹉峩西嶺映參差小坐高鶯出欲辭獻歲客殘同署曉兼春人  
憶踏花時池陽荷鋪分新雨煙水橫琴寄晚颺仕宦向來多曲  
折君心惟有直如絲

獄中贈涇陽劉時守司獄考滿

明 楊繼盛

報最歸來寵命新問君何以答楓宸閒中檢點案頭簿三載平  
反多少人

涇陽道中

明 南師仲 渭南人

佳氣氤氳一望收淡煙衰草自悠悠不妨野老尋歸路何處胡

如問酒樓馬上乍霑秦苑雨壠頭仍帶漢宮秋低徊千古愁無  
限惟有濤聲日夜流

夏日登蹇峩山

本朝 馬御輦 邑人

祝融鞭火牛熏暑歎沸熒感茲炎蒸威聊為登山行山路一何  
崎嶇藤恣吾逐鳥道摩危磴羊腸俯深谷谷口苔蘚鬱谷頂煙  
雲封披雲凌其上秀出五芙蓉芙蓉青插天屢屨逼鷺蓋梵唄  
落碧空如聞笙竽籟叠嘯不可窮遍陟西復東左眺低洪波右  
睨跨九巘履齒穿欲缺周覽興未歇夕陽渡歸途晚鍾送初月  
月色淨於霜鼓鐘聲琅琅辭山漸已遠佳會弗能忘

清涼寺

河干湧寶刹遊眺正嚴冬落葉浮幽徑寒雲護短牆僧癯半似  
鶴栢老全疑龍無限低徊意灘聲咽晚鍾



王葵心盡節詩

馬侍輦 邑人

一臥東山閱歲深採薇忽斷痛人琴慚予久滯南州淚弔古能  
忘楚些吟三尺止餘籌國劍千秋無恙歲寒心玉埋應傍要離  
塚殘月忠魂照碧岑

弔王葵心先生七日不食死

王宏撰 華陰

汗漫烽煙志未伸孤懷長嘯對高旻到來白晝悲原野何處秋  
風哭隱淪楚澤不勝憂國劇西山無事採薇頻盈廷肉食者誰  
了此日乾坤有餓臣

王東庵廬墓枯棗復榮

李楷 朝邑

猗嗟纂纂實赤心解通靈昔應東海濱如瓜來仙庭再見黃鶴  
樓楚雲照孤亭三見岳池論千里夜冥冥何如涇人墓枯者葉  
復青棗枯不再活雨露空為零况在馬鬣側宿鳥易來停孝子

廬其右攀條淚血冷朝夕既以多生莫繼落莫槁木能滋發如  
鶴復化丁遠邇觀且駭此理不常經但有榮者枯重榮獨我涇  
嗟嗟孝子心嬰感詎遑寧肯哲栖於野以身衛雷霆孝德固至  
誠種孕瑞寧馨益信果之五一一應天星

華池古渡

邢祥 邑人

淼淼涇流利涉難停篙徒倚使君灘芙蓉雨浥池塘古鶴鶴晴  
眠浦淑寒三輔樓船猶競逐五陵裘馬已闌珊我來河上頻回  
首可有幽人把釣竿

雲峯急溜

懸崖瀑布下東南倒瀉銀河破翠嵐濺沫孤村驚雁陣奔流千  
尺滙龍潭眼看白練風雷吼手拄青籐咏嘯探冶峪巖阿殊淨  
僻吾將此地結茅庵



修洪堰一律贈書年王父母

魚飛漢 高陵

渡灣春水曉淙淙  
遙應前溪野寺鐘  
隨鋪日邊噴社雨  
聯阡草底醒花風  
河靈蜒引歸人力  
魃虐冰開奪化工  
父老年逢邨酒熟  
頻斟釐祝與山崇

蘇雨若明府卜居涇干賦贈

李念慈 邑人

石櫓搖歸日  
梅花拂檻初  
樽前傾雪酒  
几上入冰魚  
涇水新移竹  
眉山未著書  
知君能努力  
遲我共蓬廬

姚方村卽事

王瀾 邑人

村居聊避俗  
自覺野情寬  
犬吠柴門靜  
雲生草閣寒  
種花菊作枕  
採藥芝爲餐  
向晚東林下  
青山好獨看

過石雲庵訪僧

王廉裔 邑人

尋僧適野寺  
策蹇渡林塘  
石臥青苔古  
雲生紺殿涼  
疎鐘蓮漏

徹清梵佛燈長  
欲問西來意  
言銓自心

入清涼寺

王際有 丹徒

亦結遠公社  
清涼名不虛  
一溪流水繞  
幾樹綠陰疎  
閣影連峩岫  
鐘聲落鄭渠  
我來多逸興  
山鳥引軒車

弔李衛公墓

唐室興王佐  
秦川古相墳  
野煙生蔓草  
英氣動高旻  
畫閣金符盛  
遺書玉檢芬  
珊瑚仙樂奏  
每向月中聞

九日過塔寺

厭却登山習  
而來到上方  
寒雲平客屐  
遠岫拱僧牀  
送酒誰衣白  
翻經見葉黃  
遲遲歸路晚  
鳥背下斜陽

登峩山

移文自古北  
山多暇日登  
臨寄嘯歌三  
輔郡州羅地  
軸五臺星



斗落天河寺扉僧啓猿先至石窟雲來雨欲過不醉名山非吏  
隱脫簪此地竟如何

仲山懷古

已見長陵成廢土至今猶有仲君峯石苔舊結風前綠螺黛新  
生雨後容絕壑獨為高士占名山不受漢廷封清猿野鶴知憑  
弔日日松陰望隱蹤

秋渡涇河

平沙風冷漾清波駕得輕舸一再過斷岸牛羊秋未少大河鷗  
鷺晚偏多人歸野渡依葭葦我歷王程負薜蘿何日滄洲憑寄  
傲蕭疎煙雨起漁歌

瀛洲懷古

原上平沙帶紫泥玉堂人迥草萋迷斷碑堅護前朝字荒址空

傳太史題風急水涯歌韻渺渚寒山表月痕低不知勝事何  
再綠野新鶯到處啼

弔宣巨公

東臯十畝賦閒閒勇退高風未可攀去國戴星懸紫紱携家漉  
酒傲青山真人崛起徵元老逋客從容拜聖顏漢世升沉如電  
火子雲新艸為誰刪

楊少司空奉命致祭長陵恭紀

高皇龍臥古長安禋祀興朝特命官燎火夜明通御寢畫旗  
星列護齋壇山思華蓋臺如舊渭繞鸞輿水自寒萬疊翠屏晴  
不斷憑臨直作漢宮看

過漢池陽故宮

苑亭遺址枕蕪萊楊子何由見賦才花渡清流無御水車箱峻



嶺只荒臺鳥知樂府傳歌吹雲想宸遊落酒杯祀典醴泉今不  
載夕陽山色傍誰開

雲陽八景用喬奉先韻

截蘖靈雲

彷彿芙蓉玉女峯山深啼鳥應清鍾溪蒸水氣生雲影石滑苔  
痕帶雨蹤半壁空中翔白鶴千巖天際舞蒼龍盈疇遙對桑麻  
綠太史占年慰九重

仰山晴嵐

絕巘嵐光霄遠空慈峩掩映翠微東露和流水迎朝日雲幻層  
巒度曉風招隱屐攀蘿逕外移文人去草堂中仲君遺跡今何  
在畱得山容勝化工

臨江飛練

崩崖樹杪暮潮生驟瀉空潭匹練明野濶江風吹浩淼寒深山  
月照崢嶸鮫人淚雨千尋響龍女笙音百里鳴洞口桃花看不  
盡翻嫌秦使問蓬瀛

谷口晚煙

寂寞先生古釣磯淡煙薄暮轉霏霏荒岩落葉啼猿慘孤岫生  
雲去鳥微澗斧倦探封舊徑僧扉將扃傍餘暉渡頭流水悲今  
古一任幽人去不歸

文川秀色

渺渺煙雲起上流乘槎何必泛滄州岸花妬落三更雨堤草愁  
侵九月秋蕩漾可方湖鑑滿清漪如見浦珠浮從來澤畔多高  
隱尚有伊人宛在不

睢城古渡



滄茫一望似桃津此地居秦可避秦沙鳥亂啼紅樹曉野鷗閒  
泛白蘋春市朝屢變煙波古雲水依然草木新幸得樓船銷戰  
伐晴沙夢穩羨漁人

龍陂叢綠

訪勝春郊碧水空萋萋草色自成叢泉迷不照千村月龍去猶  
存萬壑風謝氏池塘吟夢裡王孫芳草怨樽中行人莫嘆滄桑  
異今古遷移問塞翁

瀛洲春草

昔人臺榭甚徜徉人去臺空到自傷墨潘幾經涼月漱基荒惟  
見逝波長鳥飛陵谷憐新綠樹老沙堤帶古香斷礎頽垣成寂  
寞玉壺誰復醉春陽

仲山懷古

劉恂 邑人

伯仲之間志不同莫將退隱遜成功荒城宅第王侯老故國衣  
冠將相空半嶺能爭全漢勝一邛直傲未央雄勳名身後誰多  
少萬古山光積翠中

谷口

王華玉

邑人

荒逕落花滿臨流訪釣磯草迎新客屐月照舊柴扉宿鳥尋巖  
喚蒼煙逐岫飛子真不可問風景尚依稀

峩山八章爲王夫子頌

張鳳翽

中部

峩山之原出自崑崙時彼涇北拱闕如奔相彼華岳維此爲尊  
峩山之巔曰至於天靈雲旣升爲雨滋田穀我士女億萬斯  
年 峩山之麓百卉郁郁薪樵是資誕茲械樸粒食是資誕茲  
百穀 峩山之陽桃李斯芳旣華且實薦馨於王投之報之何  
可云忘 峩山宜松其葉濃濃作舟作楫涇渭長虹利涉大川



維爾之功 峩山宜栢其葉澤澤為棟為梁匪尋伊尺大厦既  
卽維爾之德 峩山維盤其城維丸於以鎮之民社斯安於以  
仰止儀型斯端 峩山中阿物生實多涇人攸賴其樂如何庶  
民小子是用作歌

涇水八章為王夫子頌

蕭震生 郿縣

涇水悠悠實發原州蒸彼百泉撼彼笄頭曰至於河湧彼江流  
涇水湯湯鼎州之陽鱸鮪在蒸鳧鷖在塘在藻在塘孔樂且  
康 涇水之渚維雲及月雲疇如蓋月皎如雪以益我膏雨以  
鑿我明哲 涇水之涘維桃及李桃繁而華李繁而子以綏爾  
百祿以介爾繁祉 涇之利矣誰之賜矣酌彼罍罍可濯漑矣  
浥彼澄源可餽餽矣 涇之濟矣誰之制矣為舟為楫可津渡  
矣為杠為梁可砥柱矣 涇自昔矣其泥澤矣斛之寡矣斗之

多矣誰能濯矣何能淑矣 涇自今矣漸其深矣滌其濁矣溢  
其清矣匪涇之清矣實德之盈矣

谷口

王 豐

蒲城

高節傳聞鄭子真當年招隱果何人山藏竹里難尋跡徑逐桃  
源好問津林壑尚畱麋鹿友煙雲曾佩薜蘿身夕陽鳥影迷歸  
路啼盡殘花谷口春

龍陂

梁鳳翔

咸寧

龍女何年識柳郎龍陂隱隱見龍藏月明荇藻人千里露浥蒹  
葭水一方巫峽歸來成楚夢洛川賦後老陳王芳塘春草為誰  
綠一線溪聲帶恨長

瀛洲

崔重輝

同官

古地瀛洲景物嘉翩翩學士擅風華論文錦綺雲來合對酒歌



吹月半斜柳汁粧殘堤上艸杏枝開老路傍花遊人爲問前朝  
勝尋向春風二水涯

王明府修渠告成咏以紀盛

趙瑀 邑人

曲徑盤空出山行側讓涇怒流翻雪白危石倚天青愷悌憐三  
輔辛勤動五丁一時千象緯花縣近台星

同咸陽張天任明府登文塔

劉璜 邑人

浮圖杳靄入青雲渭水涇流遠近分背口丹梯風可御藏煙翠  
栢鳥希聞使君欲寄登高賦衲子爭貪佞佛文收拾碧紗籠好  
句九齡風度白超羣

登魁樓賦呈王明府

文星孤聳勢高擎峩阜遙連塔影明學士宮牆猶肅穆居人樓  
閣自縱橫樹含天外青蒼色鳥和雲間歌咏聲欲借風流賢令

尹荷香十里傍層城

劉母張魏兩太夫人雙節歌

施閨章 宣城

黃鶴一寡不復雙哀鳴夜半天雨霜阿雛良匹亦如此雙悲獨  
宿寒巢裏人言此事世罕有請看劉家雙節婦栢舟早汎年幾  
何姑年二十婦十九後先兩世抱遺孤洗妝推髻霑羅襦層冰  
墮指聲鳴軋窗前織素燈前書青箱嗣續成頭角蘭芽玉樹爭  
卓犖九原鸞誥未追褒五馬聞孫雙淚落雙淚落且莫哀函心  
金鐵齊不朽千古休論懷清臺

秋日洪堰

劉儀恕 邑人

偶向秋風一振衣桃源深處問鷗機高山未操峰皆響流水無  
心瀑自飛屐興凌空霜葉亂樵歌隔岸夕陽微陸沉廿載炊梁  
夢對此蒼茫事盡非



猫樹庵詩

邢大信 邑人

咸平建年有張公無名為號天游字此身不肯尋常休松石賸  
有蓬萊意超忽感得黃面來手持鑪鉗諸般試片言落口自成  
珠和風吹送芝房秘橘奴亦何用荆婦却可棄往尋赤松師不  
唾青城地青城食玉誠可喜翩翩飛鳥歸故里或浮或沉馬明  
生一狂一癡鴟鴞子颺踏槐陰脚踏雲穩作長梯半天猗為怪  
一猫偏能隨猫庵之名從此起傍人望望眼欲追但見微暝半  
空碧走兔飛鳥一何駛童牛角馬做不得興漢還須圯上老扶  
唐却藉山中客况畱雲藻驚人語前是淮南今渭北君不見集  
靈臺甘泉宮連罹兵火姿容淡春光駘蕩鳥嘯風五陵佳氣鬱  
相望千歲青槐成老翁瀛壺只在拄杖前俗人依舊眼朦朧

題寶峰寺壁

魏學會 邑人

一入塵寰二十年歸來梵宇自蕭然依稀身世仍疇昔誰道  
梁是夢緣

薛見龍昆季旁邑赴急 王鑑 邑人

涇干南望賦招魂往事低徊羨將門忠孝由來傳虎父英雄自  
是數王孫錚錚孤憤連雲黑皎皎忠肝隱晝昏為問共工觸裂  
後誰人畱得錦乾坤

秦光祖殺賊殞身 前人

少小將軍鐵作肝殺身難殺寸心丹可憐委贄金門客楚楚承  
恩帶笑看

人騎甲辰二月同武功張嶰谷華州張白石延安劉石生華陰  
王山史三水文黃廷共修秦史長安公署適馮清江先  
生携酒見過因賦以贈 王廷佐 邑人



斗杓之地爲戴匡有星六點夜夜生光芒道是天府孝經司上  
界之圖書又是東井奎璧司下土之文章正西孛氣日中郢同  
入龍門學子長劈破蓮嶽入中藏玉女與之同翱翔忽有長鍊  
歸來客身著白衣訪彭澤采石江邊同問月我呼長庚兩眼白  
兩眼白向青霄東陵何壽西何夭蕭草艾葉共發榮獨有香蘅  
一枝枯且焦枯且焦奈若何長庚無語淚滂沱古今鍾缶多如  
此君向湘江問汨羅

遊文塔

前人

久裂不周柱誰復東南造削頂刺碧空迷離雲作帽呼吸風雨  
聲環曲獨龍道長安十里城縮來只一隩下視蒼蒼色可畏亦  
可悼

長安雜詩

王禕 邑人

渭水何湜湜涇水雜泥淤其源各異出其末乃同趨清濁旣以  
混終然成合汗人生實異此稟性同厥初所習日益遠竟爾分  
賢愚安得涇渭水清濁永相殊

清涼寺

張恂 邑人

古寺惟空翠叢篁只自青客寒窺破竈僧老戀虛庭水色穿牕  
逝山光入戶停朔風吹寂歷僊梵與誰聽

雪後看差峩山

前人

陰晴纔隔夕粉黛不同岑自覺嵐光暮偏宜樹影深日沉浮野  
馬風暖度春禽玉照千峯出相看愜素襟

涇干桃花行

張紹曾 邑人

曰古西周涇之陽沐化文武與成康王風萬代永不息春來俱  
是桃夭章朱雲絳霧層疊起春色連綿四十里電光燁燁常在



目疑是天公笑不止行行且止停眸望綠野變作赤城狀爛熳  
殊勝天孫錦靡麗不數石崇帳千樹萬樹紅如火香氣氤氳曉  
煙鎖滿林丹砂綴點點萬斛赤珠懸顆顆蓓蕾敷榮似閩秀微  
將濃淡分先後早粧初理姿態新霞粉影紅輕勻露更有守貞  
待字者特抱丹衷不輕售水秀山明麗日照天天灼灼兼能妙  
相聯相依繁無枝浴光悅性分千笑封姨有情徐來度鼓動柔  
歌舞窈窕煙光凝紫彤輪墜吳宮女兵罷整隊疎慵不勝嬌無  
力酣暢春光朱顏醉仰者若望俛者思迎者如步橫者睡夜深  
露氣浮暗香萬籟俱寂月茫茫花神起舞來相侑爲憐別才舉  
霞觴夢寐羲皇遊盛世潦倒此地卽睡鄉每歲清明三月天文  
光遙上崑崙巔瑤池亦羨春色早却嘆三千不年年涇濱桃花  
不避秦世守夔紀正婚姻西周遺風好長在莫向武陵問迷津

清涼寺古栢

郭文煥

邑人

山空木葉落獨爾足盤桓幹老龍鱗古風高鶴影寒冰霜隨白  
傲攀折向人難不艷三春日偏宜歲晚看

遊潦池窪

張瑋

邑人

非泡煙霞癖那從此地來偶然乘棹去直待得詩回澗草春風  
發林花宿雨催沙禽渾見慣飲啄不相猜

漢堤曉行

前人

晴光破曉隴煙低碧樹陰陰鎖漢堤雲外疎鐘何處度枝頭野  
鳥傍人啼蒼茫木杪懸山寺繚繞花香逐馬蹄誰道桃源僊路  
邈人間自有武陵溪

鄭白渠

許孫荃

合淝人

韓欲罷秦使鑿渠渠成斥鹵皆膏腴遂令富饒甲天下數傳霸



業開雄圖乃知灌溉民所利亦有白公踵其事衣食關中億萬  
家池陽谷口歡聲沸高岸為谷谷為陵兩渠中更幾廢與熙寧  
成功未克告宋神宗時有殿臣某建明二渠之利興役踰年功  
已有叙而害能者巧為沮止見伊川先生代上宰  
相遺愛人傳耿右丞明耿公復修二  
渠民咸賴之

張節婦吟

劉灝邑人

涇陽有節婦十九喪其夫不惜一身殉惜夫無遺雛妾在身如  
贅妾死家為墟忍令若敖鬼啾啾泣庭隅為難不為易妾豈匹  
婦如帷前終日哭誓欲為立孤仲氏感其志有子髫鬣初命為  
其夫後養之三年殂方欣蘭芽茁遽傷薜花枯蓬首哭向天天  
豈故剪屠天即故剪屠此志終不渝復往乞伯氏伯氏悲且吁  
一子誠非恡能俟十年無婦起再拜言十年如須臾回頭指階  
石此寧畏紅鑪閉戶守空房臥與霜刃俱壯心束孤夢不復驚

啼鳥室中何所有阿母與小姑朝日春黃梁暮燈縫羅襦梁以  
供母膳孺因嫁姑需母死姑已嫁適與十年符伯曰賢哉婦踐  
諾無踟躕以孫為其孫婦如獲瓊琚孫笑眉為開孫啼腸如割  
有時嗚咽聲中夜雜呱呱繼時值儉歲晨餐咽糠稷實食之  
甘不辨薺與茶軋軋鳴機旁課孫以讀書課之二十年今為儒  
宮儒青青手中芹照耀荒榛廬却顧影堂上顏色如敷腴歡喜  
翻痛哭鄰里皆欷歔方今徵潛德 詔書榜通衢以此標彤管  
豈獨閨中模吾詩非妄作可達 楓宸居

恭紀秦中賑濟詩四十韻

劉涵邑人

聖治千秋鏡王風七月篇于疆安樂土比戶戴高天每以生民  
重無如粒食先省耕方愷悌祈穀禮精虔力轉洪鈞氣功參造  
化權雨暘時自若寒燠序無愆獨有嶠函內由來富庶偏陂渠



連沃野原隰盡良田黍稷沿涇渭桑麻接澗瀍時和輕委積福  
薄運連遭經者天行今之計捐仰瞻雲漢迴俯視土膏堅  
塵釜微蕭索農人稍播遷那知屯蹇日卽是泰豐年遠地  
聰及中宵 睿慮率 諭音纔布告里社已宣傳到處春風扇  
崇朝淑氣還宿逋全 賜復正賦亦除蠲籌畫從廊廟經營逮  
市廛旣分天庾粟又給水衡錢失喜惟狂舞啣恩却涕漣室家  
忘疾苦溝壑免顛連峻德三峰峙榮光八水纏歸鄉爭引領夾  
路盡隨肩復念鴻初集猶愁磬倒懸輓輸經洛下蓄貯滿秦川  
黔首誠寧止 皇心尚歉然効靈咨嶽鎮昭格秩牲牲特發明  
堂冊遙臨太華巔紫壇香繞細碧落燎焚圓雲起仙人掌霖飛  
玉女泉野耕鳩語鬧村賽鼓聲闐頓覺枯還潤眞看病已痊若  
非蒙怙冒誰復望生全自此修田舍相將履陌阡倉箱新社米

聚落舊炊烟擊壤歌幽俗聞風識舜絃兒童懽隴畔父老話尊  
前覆載身難報高深骨自鐫誰知千萬載聖壽祝絲絲

碧澗雙流

韓鳳聲 邑人

草綠沙明一水清分流兩兩遶城行蟾投夜魄雙輪動岳倒秋  
蓮並蒂生望去層波何處起聽來疊響似相爭中央想有伊人  
在獨立臨風意欲傾

秋日漢堤晚眺

劉浚 邑人

如此樓臺如此山登臨便可出塵寰綠溪田畝烟村外紅葉人  
家圖畫間意遠何須詩託興懷開不用酒增顏斜陽一任鐘催  
晚載咏滄浪踏月還

登峩峩

韓書 邑人

慈峩迢遞接宜州佳氣籠蔥翠欲流雨過嵐光層出岫天晴樹



色遠含樓山村縹緲青雲合漁舍高低綠靄浮若得卜居容我  
老逍遙終日復何求

塞峩山寺

張鼎望 邑人

護法佳名自大唐於今碑碣繞巖廊天池貯水龍蛇蟄寶塔凌  
雲鶴鶴翔宮入甘泉廻御道陵開德廟倚崇岡村人競事孟蘭  
會四境笙歌集上方

輓節婦梁氏

前人

貞比松筠歲月賒秉心之死玉無瑕千秋青簡標萱草一代紅  
顏落槿花人去空梁猶語燕樓扇枯柳不藏鴉應隨蕭史歸蓬  
島攜手龍鸞阻絳霞

水司衙

劉子佇 邑人

渠畔官衙舊憲司春風排蕩草迷離參差斷碣苔痕綠盡是當

年水利碑

文川卽事

張士琦 邑人

勝地每相引幽人快獨尋開林出遠岫入戶聽鳴禽杯酌隨時  
具畱連竟日深多君饒古意相對一披襟

九月五日邀友遊漢堤

前人

登臨無雨亦無風共醉溪山逸致同幽洞深藏祗樹裏遠山回  
互暮雲中殘軀久絕黃花面好友擬追落帽雄踏月歸來興未  
已漫將心事問蒼穹

暮秋涇干西邨道中

康績 邑人

策蹇西郊路秋風落葉多林聲聞颺瑟山色見差峩小苑羣鴉  
集涼天一雁過農桑歸計晚白首尚蹉跎野曠秋禾盡郊塍四  
望分蒲牢鳴古寺翁仲守孤墳霜氣濃煎草風聲冷削雲沙平



川路穩歸思逐寒暄

烈女韓二姐拒姦致殺歌

張維邑人

韓家有女姿明潔幼字白門繭待結芳齡十七幽且貞戚里爭  
推起歡悅時值播種急秋晨翁壻之田同据拮据緣產難臥層  
樓麥飯獨炊備朝啜詎期宗黨禽行兄私艷花顏香欲竊挾來  
利刃強逼身冰玉清操肯污湮髮披履脫拒彌堅衣帶牢束渾  
如鐵最慘悲聲呼殺人聲悲直令天崩裂鬚眉儘多稱男兒請  
看矯矯閨中傑祇從方寸持綱常一領螭螭任斷絕吁嗟淑媛  
縱逝亡生氣凜然不漸滅頑克理裝道無能閉戶投繯刑莫決  
拈毫抱憤寫詩詞著紙精魂疑嗚咽於今舉節旌紛紛誰及窮  
簷弱質烈遠邇興慕復興哀青史何年照碧血

涇河試舟

知縣 唐秉剛

誰道涇川不可舟涇舟自古賦安流詩云辟彼涇舟烝徒楫之木鵝試水輕

如雁檣燕隨人狎似鷗巨掌劈河擎玉女五丁開峽下金牛須

知人力通山海擬創舳艫第一籌先捐俸買船運炭為民倡始

將之涇陽 縣丞 譚一豫

不賴詩書力聊分隙壁光腹枵難再忍腰折究何妨未足乘肥  
馬終當噉瘦羊兒孫應笑我白首佐琴堂聞說涇陽水今來比  
渭清尚能供汲甕料可滌塵纓未試烹鮮術空畱結網情丞哉  
寧負我高枕聽松聲

文塔 前人

涇水東流去文峰挽欲旋憑茲鋒穎上直逼斗牛邊近挹瀛臺  
秀遙分鴈塔烟相期後來者品望續前賢

仲山 傳高祖兄仲退 耕於此故名 前人



只道當年較重多漢家城闕近如何荒山不改幽人號坏土誰  
興猛士歌片片青雲規雨笠茸茸碧草貌烟簑躬耕本是尋常  
事免與韓彭觸網羅

喜雨

為唐明府賦

前人

頓起窮簷百萬家披簑戴笠樂無涯可知束皙長生雨勝似河  
陽一縣花巖薛諸峯雲作幕涇川兩岸水平沙躋堂更致絲絲  
祝爭獻青門五色瓜

瀛洲書院落成

唐秉剛

東井文章地西京鐘鼓聲關河三輔秀禮樂百年興豈謂風塵  
吏而無陶冶情橫渠宋理學槐市漢經生餘澤開來者遺編見  
老成鱣堂新結構鹿洞舊尋盟月觀書窗白雲鋪講席精坐春  
風帳曉立夜雪階平博我惟多識約之在篤行相期萬卷盡自

得一燈明道岸我峯峻源頭涇水清聖賢真譜系忠孝大功名  
祇冀門牆下栽梧聽鳳鳴

送別唐明府二首

張有瀾

一厘蓬徑客涇陽四載花看滿縣香澹泊襟情同落漠浮沉世  
事共飄揚君懷恬退心如鷓我意羸踈臂似螳衰柳灞橋多別  
恨漫天風雪更神傷

柳州名勝近君鄉

公廣西桂林籍

天遣奇才到大荒淺學那能窺橐籥

鴻文徒自護縹緗樽彝器重慚虛受金石情堅念不忘

公以柳文彝器

端研等物為別羸馬敝裘歸萬里清操隨處映冰霜

附歌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甬為雲決渠為雨



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不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  
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  
決渠降雨荷甬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

涇渠歌

秦鄭漢白宋豐利元王御史明廣惠五渠水利最寬饒勝是清  
六治十二

分渠歌

太白之下爲邢堰邢堰之上分務平中白之下爲彭城彭城分  
四高隅成中南之下復有二北析南昌共六名南渠無分處專  
漑涇陽戶

三限歌

三限彭城分水要北限三原雲櫟道中限八高並原櫟三限八

渠至今叫

冶渠歌

冶河北六名上下稱王公磨北泗僊里後又分暢公河南五渠  
首天津高廣海河海西隣

清渠歌

清河六渠原成漑涇公進下五木丈河東廣惠廣濟支渠分名  
雖漑河西不專於涇



離河西不與

前六泉泉如新到公豈不正木支河東

新泉

首天學高

谷河六谷上下林王公學非四里終天公

台泉

涇陽縣志卷十終



